宗

文

列聖御製

十九

第二十二

列聖御製目録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四

正宗大王

文

策題 人日製及抄啓文臣親試○庚戌

王若曰人才之難自昔已然而况於兼人之才乎今有一人之身而文學也政事也錢穀也甲兵也無試而不可則又不特兼人之才而已是豈理也歟臯作士而夷掌禮夔典樂而稷播種臯非不講於禮稷非全昧於樂也特以優於彼而遜於此舍其短而取其長也假使夷摠士師稷兼樂正後世

豈以舜為知人而夷與稷為能讓也漢唐以來用
人之法無復先王之制而觀於史氏所載蓋亦終
世而止於一官者多設官分職之義猶有不泯者
矣夫何我國近俗一切反是既通銓部而又長風
憲朝管太農而暮攬本兵司冦春官視若例帶籌
司水部便作輪窠據文苑而傍聽戎務極清華而
歷按雄藩兼銜或過八九濫竽不止一二是豈
祖宗朝慎惜之意而器安得不溢事安得不僨也
是故用之雖若不偏取之每患太隘蔭武也庶流
也委巷之卑微也草野之疎逖也懷寶蘊珍黃馘

枯項曾不一展其所抱天之生才豈其然乎推是以往則相水土之宜占旱澇之徵不惰其四肢不畏乎凶年者老農其智也辨山澤之利審貴賤之幾默運於千里奮發如鷙鳥者巨賈其勇也依龜揲蓍隱於都市則賢者之自託卜筮也濟札交神列於周禮則聖人之不廢醫巫也至如僧尼之流實為異端之最而戒行之苦人或難及向善之心彼亦同得用適其處物豈終棄大抵王者用人如天地之遂萬品林林葱葱俾各得所其覆也無偏其載也無私以之齊七政而熙庶績自今觀之偏

耶不偏耶私耶不私耶用人之道若是其偏且私而國其能爲國乎誠欲法虞命官倣周立政量才授職專任責功京而庶流也各歧也鄕而抱才草野者咸與陶鑄永貽悠久之謨而習俗已久易惑難曉子大夫須以平日蘊中之經綸其各細陳矯正之策以副科名人日誠求人才之苦心至意聖人有言曰士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壯行之道豈不在於借今方寸之會耶諸生念之知無不言言無不悉予將親覽焉

又 抄啓文臣課試

王若曰書目總經之類十三經居其首焉寔道德之槖籥文藝之淵海也其傳授之源流箋註之得失皆可詳言歟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成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分屬之義何居儀禮為禮之根本禮記為禮之枝葉爾雅為詩書之襟帶論語為六經之菁華取譬之義安在秦炬之焰易獨免焉而連山歸藏竟泯其傳孔壁之藏詩不與焉而國風雅頌不失其所者何歟舜典之篇後出於大航則安知為安國之舊本考工之記晩購於河間則果不悖周官之遺制歟魯論齊論竝

傳於孔門而問王之篇見刪於張侯之論內書外
書同出於孟氏而性善之篇獨漏於趙岐之註經
典之或傳或泯抑有數存歟公穀二傳盛行於西
京而至于晉魏其說寖微左氏之書始出於張蒼
而逮乎唐宋迺立學官傳註之一顯一晦固有時
在歟尚書之今文古文真贗無徵毛詩之大序小
序從違莫決春王正月之改時改月至今為不決
之公案續袵鉤邊之合縫覆縫從古稱辨說之多
歧果有旁引之曲證足破千古之疑者歟周禮建
官之制較周官而多違鄒聖分田之論稽王制而

不合同出於經而有此參商者何也辟雍之誤稱學名旣有楊升菴之明證郊禘之不自伯禽亦有方合山之的據則雖見於經而亦不可盡信歟王介甫之辨左氏有十一明驗林孝存之駁周禮有十論七難皆可以一一歷擧而反復討論歟文言彖象之彙次卦下始於何人春秋經傳之分附以年肇於何時淹中逸禮之至今尙傳者戴記中何篇壁裏古文之比今增衍者孝經中何章騶驪之立國在於漢宣帝之後而安國之註條擧其號庶長之建官始于秦孝公之時而丘明之傳先道其

名者何歟爾雅果是周公之所述則風雨之釋曷為引楚辭之句孝經苟為仲尼之所著則首章之文何故稱曾子之號歟公羊之䟽不著撰人而或指為徐彥者何所據也鄒傳之書始在儒家而進列於經類者誰所為也先儒以為九師興而易道隱三傳作而春秋散大戴小戴出而禮殘齊魯韓毛起而詩微然則傳註之無益而有損也乃如是歟館中之無對殿中之無雙并大春之紛綸周宣光之縱橫豔稱於當時而後世無傳王氏浸淫於老莊范氏或涉於讖緯鄭康成之註間相矛盾孔

顓達之蹟不無謬冗而至于今悠久不替者何歟大抵經天緯地之謂經聖作賢述之謂經亘古今彌宇宙之謂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敎也汪濊渾浩經之文也簡易淵邃經之義也光大貞明經之教也通神知化盡精微之蘊開物成務極繁賾之幾優優乎大矣哉彼區區於刑名度數之間而欲涉其津筏者不亦淺之乎知經也哉然其火于秦逸于漢也斷簡闕文稽之無徵而獨賴夫鄒魯梁趙之間頗有詩禮春秋之師掇遺拾瀋補漏苴缺瓚享譜承跨晉越唐而十三經之傳蹟

箋觧始備歐陽子所謂諸儒章句之學轉相講述
而聖道麤明者也其言雖未必盡醇而其功有不
可泯者歟逮乎有宋諸君子出而繼洙泗不傳之
緒掃漢唐穿鑿之陋拔庸學於禮記之中進孟子
以配論語而鼓一世以心性道器之説則於是乎
儒林道學歧焉為二而兩漢以来訓詁名物之學
或幾乎熄矣一自 皇明永樂中頒四書五經于
學宮之後兎園之儒下帷之生童而習之白首紛
如者要不離乎胡廣解縉之大全而試問以孔鄭
以来相傳之統馬王諸家同異之辨則瞪目拄齶

莫之置對夫如是而欲求其章一代教學之功繼千古儒林之統不亦戞戞乎其難哉今欲溯經傳之源訂俗學之舛毋騖大而忽小毋師今而非古遯志博學先河後海使夫十三經之旨支分節解昭如日星則其道何由子大夫窮經學古亦嘗有平日之素講者乎須各破脫程式悉心敷對予方臨軒而俟之

又 抄啓文臣課試冊 試及上齋生應製

王若曰中庸子思之書也千聖相傳之心法而全體大用備矣其精微蘊奧可得以闡歟天命之性

開卷第一義而人物之五常同異為大疑案何歟戒慎恐懼為學大頭腦而動靜之通貫與否作一爭端何歟性也道也教也即三綱而第二節獨言道字喜也怒也哀也樂也愛也惡也欲也即七情而第四節只舉四者何歟未發則性已發則情統之者心中者大本和者達道發之者氣而経文不言心不論氣何歟致中致和工夫也位焉育焉功效也自家之一身一心何與於天地萬物而其幾微相關之妙乃如是歟舜言執中而不言庸孔稱中庸而不言和子思立言與舜孔若有不同何歟

雖稱君子而猶有待於時中則君子時中最難者
時字歟雖非中庸而亦自以為中庸則小人中庸
不必補反字歟曰中曰庸則似當一例推演於經
文而中之義則章章發揮條條訓解庸之義則庸
德庸言之外無所槪見何歟曰大本曰達道則亦
宜兩條剖析而達道則每節必舉大本則獨於立
天下之大本再言之何歟中庸自是恰好底道理
則似無所擇而謂之擇乎者何歟中體本無一定
之方向則非可倚著而謂之依乎者何歟智愚屬
知賢不肖屬行而道之不行為智愚之引起道之

不明為賢不肖之引起何故知仁勇可能中庸不可能而大舜之知在於用中顏淵之仁在於擇中何說歟費隱是理而鳶魚飛躍是氣則以氣喻理者得無齟齬鬼神是氣而德之為言是理則為德之為字能不囫圇歟一貫即是忠恕則違道不遠却從學者事言之何義五倫初非高遠則登高自卑惟以夫婦兄弟言之何取歟曾氏大學與相表裏而誠身誠意之不同其果不足疑歟九經一章載在家語而文體繁簡之不類此亦不必拘歟自誠明之性與天命之性同歟異歟自明誠之敎與

修道之教一歟二歟天道人道何爲錯綜言之無息不息何必互換説去歟博厚高明竝言天地而末獨言維天之命何歟三千三百極於至小而首先稱優優大哉何歟尊德性道問學践履乃在窮格之先極高明道中庸篇名却入條目之列皆可論其旨歟祖述憲章夫子之道統也上律下襲夫子之德行也子思之明祖德即所以明聖道歟小德大德是甚名目至誠至聖有甚分別歟一篇之中兩稱仲尼果何意義引詩之際錯言云曰亦何斷例歟或作六大節或作四大節讀法與章句當

何適從自裏說出外自外說入裏末章與首章孰為最密歟不顯二字作幽深之解則詩經所言之意不須苟同無聲無臭形斯道之妙則周子無極之說實由此句歟大抵中庸之為書也廣大淵微經緯乎天地橐籥乎造化而性道教三字為三十三章之分段誠之一字又為三字之樞紐其放彌退藏之直指精蘊亭亭當當瞭如指掌實聖門之單傳密付儒家之正法眼藏也學者入道之方捨是書何以哉不幸聖人云遠吾道將墜一部真詮無人表章久矣及夫兩程夫子出而實始尊信此

篇以排佛老亂真之說則子思子立言垂後之意庶可復明於千載之下而至朱夫子沉潛反覆究極精微既為章句又為或問他與張欽夫諸人論中和動靜之往復文字詳而且核殆無遺義讀者口講心惟可以領會反躬體驗可以力行苟欲趨中正之道不患無下手之處奈之何世級漸降人心偏陂學術不明氣質難化索隱行怪者有之同流合汙者有之或為子莫之執中或為胡廣之中庸視先聖大本達道不啻若郢書之燕說如有君子者在其憂道之心為當如何然異端固不足道

而吾儒之從事斯學者誦孔思之言而反孔思之訓天人性命之原雖說得天花亂墜夷考其所為與夫卷中義理無幾相合者滔滔皆是事物未來之時不知存養之為何物隱微幽獨之地不知省察之為何事靜而昏昧有頑石不劈之狀動而放縱有悍馬不羈之勢天理日消人欲日滋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甚至於小人而無忌憚之境其將使子思憂深慮遠繼往開来之功但為紙上之空言而止耶今欲痛祛舊習實心看讀字句訓詁毋徒信乎口耳文詞義理必思體于身心克盡屋漏

之工深得精一之要終底於擇善固執修德凝道而用不負前聖後聖喫緊為人之傳心傳法則其道何由咨諸大夫悉陳無隱俾庸折中

又 抄啓文臣課試三試及上齋生應製

王若曰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農也者所以厚民生而裕國用者也堯謹授時禹勤溝洫貽我来牟后稷也康功田功文王也古昔聖王之茂耕織者若是其摯而樊須學稼孔子稱之以小人許行饔飧孟子斥之以用夷其義何居也箕疇八政食居其首班志四民農為第二先後之序不同者何歟

三事三農著在詩禮九扈九農紀于左氏多寡之數不齊者何歟穀有三穀五穀六穀九穀之别總之爲百穀土有一施再施三施四施之異以訖于二十施其詳略次序皆可縷陳歟播曰東作穫曰西成本旨固有引喻而畝必言南陌必稱北亦是不易之位歟三盜三族之文見於何書五粟五章之名述於何人窓遏爲儔舉何事而爲言良畏惡朋指何物而爲喻農政莫先於定賦或助或徹殷周之因革而何者爲制產之良法農務莫大於營治用耙用勞南北之俗尚而何者爲利用之要道

歟言乎墾田則有區田櫃田圍田梯田之名其制可得歷指而言乎播種則有漫種耬種瓠種區種之別其法可得詳論歟春耕秋斂稼穡之常也而甌越之南有三熟之稻一年再眠蠶繭之常也而永嘉之郡有八出之珍者何歟農祥昏中之測更歲次而失度則玄扈占候之篇得不幾於守株之論西涼白麥之熟較南夏而違時則王禎授時之圖亦未免乎膠柱之譏歟地負之篇舉赤壚黃堂之名而戴埴稱其補禹貢之闕略土會之法辨山林川澤之宜而文定慮其啓後世之惰窳然則伯

佐之務本果有勝於三王之制歟漢文帝親耕以
訓農而世多游食張全義勸民以樹藝而野無曠
土然則人君之導率反有讓於邑宰之功歟歷代
務農之家必舉燉煌之耬犂五原之紡績南陽之
水門提閘河東之牸牛草馬皆可以論其世指其
人歟古今說農之書豔稱楚之野老漢之祭癸賈
思勰之齊民要術徐光啓之農政全書亦可以按
義例而評優劣歟大抵農之為道也因天之時分
地之利用人之力故曰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
成之者人也三才之道聚焉而后百畝之事可以

無闕是以周官之制昏張中而種穀昴星中而收穫所以律天時也經畛涂道以正其疆界溝洫澮川以宣其水澤所以任土宜也安甿以田里利甿以興鋤勸甿以時器任甿以疆予所以課民力也於是乎設稻人之職置田畯之官簡其稼器辨其種類省耕省斂不厭其煩里布屋粟不嫌其暴而恤恤乎稼穡之艱難者豈非以王業之所基小民之所依而參天地贊化育之功固有待於敦耕之治也歟粤自阡陌開而兼并之徒始起溝洫廢而灌溉之方失宜淫巧之技多而農末相傾侈靡之

風盛而金粟爭貴天下之人駸駸然舍本趨末而沃土腴壤舉作不墾之地峨冠大袖率多游食之民昔人所謂一夫耕而百人食之一婦織而百人衣之者正是實際語也夫如是而欲斯民之無飢無寒不殆類於揭竿者之於海乎然而張橫渠思復井牧之制而或慮其勞民動衆董江都議行限田之法而或病其徒擾無成虞集水田之議見格於當時貞明潞水之篇但託於空言豈世級漸降古制不可復行於今歟抑別有通變得宜酌古準今垂萬世不易之通憲歟嗚呼重本敎抑末技即

王政之首務而予寡人夙夜念茲者也孟春之月每下勸農之敎上辛之日必親祈年之儀內苑觀刈用寓巡稼之義歉年蠲糴益倣賜租之意凡係利民厚生罔敢或忽而柰之何志則勤而治不徯心雖切而效愈邈澇旱不節而歉荒荐臻草萊不闢而災陳漸多倉廩無紅腐之積田野有菜色之憂大官日益耗乏小民日益困匱究厥所由果安在歟今年庚戌即古所稱大有之歲也節候順軌而三事就緒雨暘不愆而八域同稔此正迓新休興嗣歲之一大機會何以則可使比屋皆爲上農

斥鹵盡化沃壤一年耕餘三年之食三年耕餘九年之食圖一世于豐亨和豫之域歟咨爾子大夫平居舌耕必有素講于中者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三日製 ○辛亥

王若曰敬者貫動靜兼內外下學上達徹始徹終而有不容造次間斷須臾放忽也放勲曰欽明重華曰溫恭不曰敬而曰欽曰恭欽可屬於敬之體恭可屬於敬之用而有大小淺深歟聖敬日躋湯也緝熙敬止文王也躋有日新之美止非不已之

意言敬則均而所指之不同何也不怠之謂勤而
尚父謂敬勝怠勤果爲敬歟欲速則不達而太保
陳疾敬德敬必欲疾歟居處恭執事敬仲尼之専
就動處立言何也敬爾威儀維民之則衛武之偏
向外貌示戒何也程門論敬先得頭腦曰主一無
適也曰常惺惺法也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也曰
惟畏爲近也凡此四者孰最喫緊而其分屬於上
所云八條發問者果可一一詳說歟敬無方所而
何以有居敬之名敬無形體而何以言持敬之目
其所以居所以持之名目或有可得於傳記者歟

攝心坐禪不害為向裏工夫而反歸空寂之域著
意安排或勝於顏闢放浪而不免助長之歎其源
派門路亦能指陳歟大抵千聖相傳之法不外乎
一箇敬而有周及宋說之詳盡以至我東冠章甫
衣縫掖童習白紛平生藉力者亦在於此此盖朱
夫子發明無餘蘊詔示後學之功也予則曰其功
不在禹下然世愈降而教愈弛道之不明學亦不
精誰作迷塗之指南誰是負墻而請進如欲涵濡
於未發之前執守於直內之方夙夜兢兢顯微如
一使天君泰然有成己成物之效則其道何由願

與子諸生講之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秋試及抄啓文臣親試文臣製述

王若曰大學一書為學之指南而君天下之憲章也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可以歷論於今不盡釋之餘歟明德之心統性情為訓不的單指則果何境界而新民之改親為新歧議紛然仍舊則有甚抵牾歟止於至善之包得兩綱其義可明定靜安慮之俱屬知邊其說何據八條工夫先而又先而致知格物獨為變例經末結句應上物事而厚薄薄厚别出剩語者何歟顧諟明命得無近於佛氏

之以心觀心大畏民志能不涉於霸者之以力服人歟傳二章所以釋新民而章内五新皆屬自新者何義傳三章所以釋至善而明德新民並舉互言者何說歟格致補傳意取程子而或以知止聽訟為格致之錯簡則平生精力猶有所未盡歟誠正承接竊附己意而或以心意一物為不聯之斷例則作者微旨豈未免遺照歟好惡之初起處情也則此不曰誠情而曰誠意者何歟慎獨之在中庸幾也則此不曰慎幾而曰慎獨者何歟如見肺肝人見之謂耶自見之謂耶誠中形外善誠之云

耶惡誠之云耶心有所心不在均之為病則正心
作何持養心與接物與接分為正修則齊家仍不
槩見歟孝弟慈三者治國之綱領而康誥一節但
釋慈義絜矩二字平天下之樞紐而好惡兩端只
擧惡邊果皆有意歟禮樂兵刑無非王政則何獨
惓惓於理財修己治人自吾分內則何為斷斷於
得失歟格致之夢覺關誠意之人鬼關何所取喩
治國之為治人平天下之為愛人何所分屬歟扞
禦外物之解創自何人因發遂明之註引下何傳
歟章句之一於善何故追改經傳之屬孔曾何以

見訛歟大抵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其本存乎身其則在乎家其功用極於天下者大學所以為全體大用之書而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資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此實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傳心経世之遺法也奈之何世級漸降斯道不明治謨歸於刑名學術襲乎口耳西山瓊山衍義補輯等諸書往往以為迂濶不切事務而経筵之所發難講師之所傳授不越乎名義字句之分析其甚焉者力排程朱別立門戶以誠意謂首功以修身為本領異塗殊轍稍

稍入於陸王之餘論其為世教之榛蕪正學之蔀
蔽顧如何哉惟予自在春邸潛心是篇晝漏晨鐘
窮深研幾者蓋亦有年矣常謂欲尊經者當先知
尊朱而尊朱之要又在於無疑而有疑有疑而無
疑不但如張宣公之留著胡文定然後儻庶幾乎
真箇尊朱凡今對予之策者皆朱門瓚享譜承之
士也其於經一傳十之章句或問必讀之熟而體
之素願勿祕予悉以所存牖予予將親覽焉

又 七夕製及抄啓文臣親試

王若曰程子不云乎論語為書其辭近其指遠辭

有盡指無窮有盡者索之訓詁無窮者會之以神有味哉言乎知此則論語之所以為論語與夫讀之之法盖亦不暇他求矣論語凡有三種魯論也古論也齊論也魯論與今本合古論多一篇齊論多二篇古人所謂合三論而為定論者何所據而言歟門人稱子四人曾子也有子也冉子也閔子也曾子實傳道統有子嘗以似夫子而尊事之其稱子當爾冉閔之稱子何所別而然歟學而時習開卷第一義而泛曰學習而已則楊墨佛老何莫非學習歟仁之一字二十篇主宰而皆從用處發

明則心德全體實未嘗告人歟犬馬能養何晏之所解太近迫切而朱子之掃舊註而取之者何義管氏三歸史漢之所論明指娶女而集註之據說苑而改之者何說歟一貫一也而在曾子則曰言知在子貢則曰言行問仁一也而在顏淵則曰乾道在仲弓則曰坤道何歟孔顏樂處不在於蔬食水飲則所樂之境界可以明言聖人氣象足觀於溫良恭儉則鄉黨畫出無已太煩歟三子之言志自是實事則浴沂風雩之對何獨歎於曾點諸侯之糾合不過伯術則未嘗輕許之仁何遽與於管

仲歟桓弟糾兄較著於傳記而程說之是非紛然丘明虞仲難考者時世而諸家之聚訟至今此事論定將無其期歟言性言德每就氣質則所謂本然者何不槪見得之不得必曰有命則所謂罕言者果指何處歟四敎先文而後德四科先德而後文或先或後豈無精義四勿制外而安內四毋直內而方外一內一外亦有等級歟講義利之章而使人激感者何人論南子之事而謂已不敢者誰歟記者非一人聞者非一時而先儒所云一箇高手鍊成文理者得非臆料揚雄著法言王通著中

說而論者或云皓類論語者不亦僭汰歟大抵論語者聖人之影子也首之以入道之門終之以傳道之事而其間謙己誨人之辭容貌威儀之盛脩德講學之功立朝行己之節無不謹書而該載之至於曰時曰中易書之體備曰和曰敬禮樂之實具以思無邪為本領則詩人性情之正也以誠武仲為要君則春秋誅心之法也儘乎其為六經之總會而天德王道之大典也況以朱夫子分金秤出之妙解經之以精義緯之以或問真金去鐵良玉出璞而集註之篇成則所謂加一字不得減一

字不得者非夸耀矜大之言而讀之者類皆粗淺
窮之者間多牽強先聖先賢為萬世開太平之真
詮未免為紙上之空言夫既知之不明則行之不
篤亦何責於俗儒哉予在君師之位念切教育之
方遠而道德性命近而名物字句必欲其縷析毫
分靡有遺蘊而義理不窮人見有限尚今置於然
疑從違之科者非止一端予大夫稽古力學逢時
右文所以潛心玩索反躬體驗者必有發未發而
聞未聞其各悉著于篇以補予不逮予將親覧焉

又 抄啓文臣親試 及泮儒應製

王若曰甚矣俗學之弊也自有明末清初諸家噍殺詖淫之體出而繁文剩簡燦然苕華詼諧劇談甘於飴蜜自宋儒為陳腐嗤八家為依樣者且百餘年矣競相奇詭日甚月盛以孜孜於譁世炫俗之音浮念側出于內流習交痼于外經義之學也則以排偶詞虞書以重複訛雅頌石經託之賈逵詩傳假諸子貢而非聖誣經之風豐坊孫鑛輩為之倡焉淹博之學也則察於名物泥於考證耽舐雜書曲說而猖恣穿鑿之風楊慎季本輩為之倡焉文章之學也則典冊之金匱琬琰讀之必詆讕

簿録之兎園飣餖見之輒嘈嘖所矜者蟲刻所較者雞距而裨販剽賊之風七子五子輩爲之倡焉令其三學源流之以其書行于世者欲舉十之一二而言之豐坊孫鑛之派有若王畿之龍溪語録王良之心齋語録羅洪先之冬遊記朱得之之宵練匣胡直之胡子衡齊羅汝芳之會語録周汝登之王門宗旨毛元淳之尋樂篇詹在泮之微言毛奇齡之経説之屬是已楊慎季本之派有若張燧之千百年眼徐伯齡之蟫精雋支允堅之梅花渡異林郭子章之六語曹臣之舌華録鈕琇之觚賸

周亮工之因樹屋書影張潮之檀几叢書陸烜之奇晉齋叢書之屬是已七子五子之泒有若李贄之大雅堂集虞淳熙之德園集徐渭之文長集三袁之白蘇中郎珂雪集鍾惺之伯敬集譚元春之友夏集文翔鳳之太青集李紱之穆堂稿毛先舒之思古堂集沈德潛之歸愚集之屬是已繆種膠結駸駸砭砭一人之筆可以窮溪藤一方之書可以充屋棟嗚呼不亦醜乎敝帚漏危雖已則寶其視魯弓郜鼎千載之定論如何哉夫學術之所賴而維持者書籍而至其附贅懸疣非惟不足維持

反有以汨亂之滓穢之所謂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箋經而經殘者此之義也予於近日諸臣之力斥西洋說也惓惓以明正學為闢異端之本而又嘗以明末清初之書為正學之榛蕪彼俗學之匍匐不知恥者豈但曰識不逮而見太早而已乎哉誠欲使反而求諸就實之學寢廟於六經堂奥於左史門墻於八家則津涉浩如烟海披剝紛如縷絲斗筲之力量不得不望洋回首於是乎旁占一條便宜之逕為可以粉飾塗澤大言不慙而前人之瑣細而不屑為者依俙若偶有遺撿則竊竊然

自以為知吽囂揶揄羣起而摹搨之唉哉由識者觀之其不殆井鼃之相跨峙也乎予雖否德忝在君師之位爲之建旗鼓申誓命黜陟於真僞格量其是非而一代之文風士趨改澆漓歸敦朴職固宜然是以有明末清初諸家雜書購貿之禁而禁貿猶末也何以則人踏實地俗厭小品無事於禁而并絶不經非法之書與言純然用工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歟矯世衛道之一大機括其在是也其在是也子大夫其悉意條陳予將親覧焉

又 入日製及到記儒生春試○壬子

王若曰唐宋八大家文鈔茅鹿門所以病後世之僞剿標先覺之精粹睎千古操觚者之金石關和也西京尚矣先儒以蜀之出師表晉之歸来辭爲文章絶調則是書之但取唐宋何據歟六朝駢儷著力要變則唐不收蘇頲者何故文敝之餘發明古道則宋不錄柳開者何說歟空同名家也而直詆其剽裂荊川師承也而不列於批選者亦有義歟韓之呑吐騁頓柳之巉巖崱屴歐陽之遒麗逸宕長蘇之行行止止俱可謂善評而王曾兩蘇之

獨無取譬何歟碑誌世皆首韓而此云遜於歐王
書牘人咸稱蘇而此云韓特崛起有何超凡之解
而論斷之如此歟以一意為全局故無旁意以劉
詞為摹畫故無危詞誰謂是八家衹錀而果可稱
的見歟或以李翶孫樵增為十家或以韓柳歐蘇
約為四家則不增不約得不失於煩簡或挈論定
評於本題之下或旁鐫要旨於字行之間則其論
其鐫能不錯於義例歟有以伊周鳴不平譏退之
之東野送序有以韓白優劣論戲子瞻之醉白堂
記歐公之六一傳至訾以不成說話柳州之服氣

書或斥其漫溷本態受是疵議而竝在選中何歟漢有文類唐有文粹宋有文鑑其評選之凡例與此何如而荊川旣有文編之作則鹿門以其高弟別爲此檃栝之篇者得無嫌於務勝歟　皇明十大家文鈔所以繼是書爲續篇而一代之詞宗反多於兩朝之茹茅則世愈降而才愈下者未足爲確論歟蓋嘗論之文章者發於心而作於氣者也故心細而氣養則體雖萬變而文無不至心麤而氣局則言雖依樣而理終不得此其自然而然如風行水上非偭規矩拾餖飣所可幾及也然則是

書之作適足為不才子傭耳剽目之資而所謂長箋出而字學謬八家出而文章息者誠非過語歟雖然訾謷是書之論行而文體又一變矣夫周之雅七國之壯偉漢之贍皆心也氣也彼翦綵之花刻楮之葉孰不辨其為假為冒而靦然以秦漢自命一種譁世炫俗之徒往往畀夷八家而古者如贗才者如莽奇者如吃滔滔流弊至于今莫可救正然後知八家之真不可少而細心養氣之方亦必待金石關和有以型範也予於萬機之暇餘事涉獵思欲以作家真正之體段洗百年積痼之習

而其要莫如八家文鈔之表章準的則導之誘之率由不畔使當世之公私述作一變為高文典冊者將何術以致之嗚呼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是書也顧與子諸生講之

又 七夕製及抄啓文臣親試禁直諸臣應製

王若曰一歲之中奇月之三五七九重其日以為名節而生數則三三為首成數則七七為首予嘗問三三矣其於七七也可無問乎大衍揲蓍蓋取諸重七洪範稽謀亦言其凡七夷則屬申申是七焉月令流火火為七焉其應皆在是日歟承華虹

節史稱七夕呈祥汾陽夜祝靈著七襄與齡七月
七夕七敉七襄若是其符合者何歟作飯百斛者
蔡子獻寶一囊於唐帝仙家之會必於七夕而然
歟蜘蛛在合成網何謂得巧之兆烏鵲塡河為橋
可驗如期之會耶類族出游池魚亦知節序效隷
拜稽文人本自善謔耶一雨而昨日今日之異名
雙星而南俗北俗之殊號者何也庭梧飄而天下
記秋野黍熟而農人為珍授時重農之意亦寓於
是節歟夫七夕者秋孟初節也在我朝重是日竝
列於三九良辰集青衿于泮水之宮命題試之以

賁飾太平甚盛矣哉然數之始中終以一五九為歸三七之在奇數特若户之有樞而已歲時伏臘斗酒自勞元朝重午撰進帖子蓋亦歷代之流風而古人之重一五也如此使荊楚舊史編我歲時之紀未必不以固陋為譏元日午日之所不試只舉三七此必有奥旨存焉者予欲與子大夫講七七之義茍能考據該洽援古而證今則其視玉匣之詠金風之辭不猶為有用之策耶其悉意條陳毋雜浮詞予將親覽焉

又　抄啓文臣親試更試

王若曰版籍者有國之重政起田役作軍簿庶事之所自出也在昔三代盛時比屋之封成都之聚亦有籍記之可言而獻數則天子拜之負版者聖人式之籍典之嚴若是者何歟先收入秦之初具知多少歷叙有夏以下皆有證據其詳可得聞歟損之而保障有恃益之則考課為最損益雖殊其揆則一何歟客戶稱自何書附籍昉於何代惟我國家自建邦之初最重籍法五家作統一從家坐三年大比分置京鄉漏戶坐及攸司冒錄治其家長去來俱憑公文訟獄先考帳籍既分大中小殘

又別士農工商內而坊役踐更而已外而戶役公須而已京兆掌其事史官書其數良法美制燦然可觀而挽近以來國綱不嚴姦滋弊積民工於逃役官恬於干禁豪富率多兼并貴賤通稱士族國無閒架之稅而里輒侵逋壓無夫里之布而吏反索租增戶而名實乖虛簿而事目舛籍法之紊亂莫此時若也顧何以均田役而整軍簿乎昨日即七夕問以時令其對也未能稱令歲即式年更問以版籍出於試可之意爾等名編朝籍其敢曰不知云乎予方臨軒而俟之

又

韻書編纂諸臣應製及
抄啓文臣親試更試

王若曰書居六藝之一焉自昔有周之訓國子也教之六書則先王之重文字也盖如是矣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為武論語史之闕文中庸書同文皆其證也然則文與字之竝稱始於何代何書何人何說而爾等可溯舉而歷對之否字之古義近育不近文如易之貞不字詩之牛羊腓字之春秋之使字敬叔皆其驗也然則字之訓文之由爾等亦可言歟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有八象字

有六類其制造之精義可詳確歟指事之視識察見上下是也象形之畫物隨體日月是也諧聲之以事為名江河是也會意之比類合誼武信是也轉注之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之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其究解之妙旨可極言歟四象為經假借轉注為緯則同一六書而或為經或為緯歟四象有限假借轉注無窮則同一六書而或有限或無窮歟六書之中假借轉注偏多歧論以假借言之則或曰借聲或曰因其聲借其義或曰借義不借音以轉注言之則或曰轉聲或曰轉其聲注其義

或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三轉四轉至八九轉者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者有雙音并義不為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此其論果皆有據歟八卦為忠古文為質籀文為文則忠質文何與於文字而如此分屬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則文字書固各有專義而不容通釋歟秦漢之更用八體今可悉數甄豐之刋定六體亦可歷舉歟梵也伽盧也季頡也竺典竝稱之三人瑞華也花草也雲霞也後來變化之三體皆可指其得

失歟横則如長舟之截小渚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何所取象歟河洛開而圖書兆嘉禾生而穗書始何所取徵歟大抵文字者墳籍之根本詞章之宅宇言語之體貌也展卷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論今則萬里對面以之傳道述事治官察民而凡天地萬物造化不窮之跡莫不有待而資取焉大矣哉文字之功用也古文最首出而大篆次之及秦李斯等三家之倉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所謂小篆也又次之自是而為程邈之隷書為西京之草書為槀書為楷書為懸針為飛白皆名小

學至許叔重衆史籀以下諸書又作說文解字則後世小學之僅存者賴有此一部而已然以朱夫子之地負海涵亦不免別求小學於曲禮內則之支流而灑掃應對習事居敬之說皆漢唐以上不傳之旨訣也此可謂發前未發有功後學歟惟是一種從事於六藝者往往考古訂昔以文字為小學異見崖論至今紛如何哉豈朱子之猶有未講歟抑諸儒之務奇姤新歟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莫要於文字予於文字之學雖未嘗專心用力而其於音義沿革之間蓋不無粗窺端倪者今予大

夫平居讀書多識古文竒字者而又當承命編釐韻書安得不發策求助補予格致其悉意敷陳毋拘程式予將親覧焉

又 到記儒生秋試及抄啓文臣親試更試

王若曰心者一身之主宰而萬化之本根也以理為體以氣為用處理氣之間而為理氣之樞且問不雜乎理氣而單言之則所謂心者理歟氣歟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則所屬其德而能屬當體歟比性微有跡比氣自然又靈則非理非氣而別有物事歟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而孟子

之論四端以性為心者何義歟心能檢其性性不能檢其心而程子之論心性性為心本者何謂歟人心道心雜於方寸則聽命之前體果竝立歟已發未發各有境界則感通之後心住何處歟或曰心統性情或曰性統心情何說為長歟或曰心有善惡或曰情自流蕩何者為得歟無名之屈而不伸以指而喻心則心是百體中一體歟牛山之如彼濯濯以木而喻心則心亦萬物中一物歟有所忿懥心在之病也不見不聞心不在之病也然則在亦病不在亦病歟揠苗助長宋人之專心也鴻

鵠将至奕者之放心也然則專亦害放亦害歟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此心之活機如畫心存誠敬不如無心樵夫之一言足聽皆可辨其得失歟發者方往未發者方来中和之舊說也思慮未萌知覺不昧後来之定論也亦可論其指歸歟天地無心而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草木無心而記曰如松柏之有心既無血氣之郛郭則神明安所舍歟天下之心各殊願欲而大學曰絜矩聖凡之心奚啻霄壤而論語曰忠恕既有好惡之同異則推及安所施歟天光雲影何等心法歟光風霽月何如胷

次歟浮念客慮何起而何滅歟蓬心宿物孰誘而孰奪歟良知良能赤子之心而大人之不失者可指其實歟三月不違顏氏之心而一間之未達者可覰其隙歟吾儒以虛靈為心佛氏以知覺為心道家以魂魄為心一心也而見有三層歟一方寸也而心有三種歟如遊騎之太遠如主翁之出他則此時神舍有誰主張所以宰物而反宰於物所以役形而反役於形則此時天君屬誰句當歟大抵心之為物斂之不盈充之無極堯舜之授受此心聖賢之教學此心一事一物之應接亦此心大

本大經之彌綸亦此心而自精一執中以下治心之訣率皆就發處言之蓋心是活物必待其乘氣作用之時過者節之不及者擴之隨加省察因勢利導然後本體之拘於氣而蔽於物者查滓渾化清明在躬無復有扞格不勝之患此乃學問之頭腦道統之淵源而漢唐諸子所不能易也及夫濂洛關閩羣賢輩出拈敬之一字為體上工夫如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常惺惺法多少涵養之方開示真切工夫縝密足以洗歷代之陋補小學之缺而若予之疑未發之前固難容

纖毫人力且曰主一則主之者獨非已發且曰收歛則收之者亦非已發乎設令未發之體真似方塘止水輕風乍過細縠微瀾而曰此止水也人孰信之不然而昏昧闒茸未免為深寐熟睡之人而強以枯木死灰之心嗒然自許曰此未發也又豈吾所謂未發哉延平之靜坐看未發氣象或譏以以心觀心程子之以心使心或譏以心無二用皆確論也予以是說反身自省驗之於夜氣未息之初徵之於平朝應事之餘七情之發密察其端倪四體之動推求其命令則有時未發之真體皆已

發時持養之效而中庸戒懼之重在乎其二字儘有無限體認之味盛矣哉聖經之不可不讀也見令心學不傳歧說滋多有以太極為心者有以氣質為心者有以北辰比心者有以印板論心者泥之則病焉濶之則肆焉予甚懼之何以則制其外以安其内善其用以達其體誠復而妄除理存而慾泯先立大者準諸四海歟子大夫其擺却科臼研精覃思以開予求助之衷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更試及抄啓文臣親試更試

王若曰大矣哉禮也古禮之傳於世者有三而三

禮之中儀禮最古故先儒云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自韓文公已苦其難讀自漢唐已歎其寡行則才愈降而世愈下讀者其誰行之無曰歟有以儀禮為經禮禮記為曲禮有以制之凡為經禮文之目為曲禮何說為是或云推士禮而致於天子或云古有天子諸侯之禮而今逸何義為長歟高堂生之所傳者為十七篇魯淹中之所出者多三十九篇河内女子之壞屋所得又有一篇則朱子所謂三百餘篇者果何所據歟容閑於徐延徐襄義晰於后戴賈鄭圖詳於阮梁張聶則朱子所

以上劉氏修者得不為贅歟逸篇之名如學禮巡狩禮朝見禮朝事儀烝嘗禮中霤禮昭穆篇本命篇聘禮志王居明堂禮雜出於經疏如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王度記瑞命記辨名記大學志孔子三朝記錯見於傳記今可因其名而論其義歟儀禮之別稱曰動禮曰禮古經儀禮之專門曰十三家曰五傳弟子皆可指其時而舉其人歟叔孫通之禮儀徒規當時之近功而失於太早魯二生之論禮必期百年而後興而失於太高賈誼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

議而沮於酺敏傳咸極論於晉而取誚流俗劉蕡發策於唐而見棄當世豈所謂復之無由用之無當者為確論歟子大叔之告趙簡子曰是儀也非禮也儀與禮有不同歟張橫渠之訓門人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仁與禮更無分別歟大抵儀禮一書相傳周公所作春秋傳云先君周公作周禮而五官之書本名周官則指以為此書者是也其飲食衣服升降裼襲坐起拜立所以別嫌而明微制外而養內者無非天理自然之節文而奇詞奥旨之中有精義妙道焉纖悉曲折之

中有明辨等級焉使人思之而知所教守之而知所禁奢者不得騁無節之欲儉者不得就苟難之行優優大哉古聖人經綸天下之大本大法獨賴此篇之存則學者其可以難曉而不加之意哉惟朱子知此義著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主以周官禮記及他經傳之言禮者類附之而門人黃勉齋楊信齋遵其義例續成二禮其後魏了翁有儀禮要義敖繼公有儀禮集說郝敬有儀禮節解各自成書傳之至今此皆足以發揮經旨裨益世教歟予於儀禮之學不惟不能深造而自得名物之

經緯萬端儀文之錯綜不窮亦未透關鍵涉津筏而不亟不徐銖積寸累欲作圖以求其象欲引類以證其說要使本於天殽於地者瞭然吾心目之間朝著乏顧問之人是爲可歎奈之何六經之中此書漏置不講寥寥千古章段訓詁之且茫然況於範圍之廣條理之密乎夫禮明然後樂備樂備然後可以言政可以言治予爲是欲與子諸生之細心精思者討論焉其各詳陳細對毋負予發難之意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三試

王若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之說洋洋乎大哉
樂之為用也極乎天蟠乎地畢高以陳動靜有常
而禮為天地之序焉清明象天廣大象地耳目聰
明血氣和平而樂為天地之和焉有天地斯有禮
樂性情相須顯微無間則乃曰樂由天作禮由地
制何歟又曰禮自外作樂由中出何歟律和聲聲
為律人之聲如樂之聲乎道寓器器載道樂之器
如道之器歟卦配曰娶妻生子準書曰做息尋毋
其義皆可以詳言歟嶰谷竹之節而聲出空竅羊
頭黍之縈而度起嘉量幽贊神明物亦靈矣而非

竹非黍六律不可作歟物居君臣民事之下而其次最高最清何歟土為金木火水之寄而其應為本為首何歟君子平心小人聽過固知與政通矣南聲函胡北音清越奈亦隨地異歟以五數者有倫也福也事也味也衆也莫不權輿於河洛中宮之五而以五聲分屬果皆一一中窾歟其時則秋其風閶闔而示情示和其音則辨其聲尚角而不考不鳴秋之為氣亦可言和而角之為聲奚為屬辨歟均是曲也而有曰暢曰操之異同一管也而有或清或濁之分無乃情志之所由感而長短之

所不齊歟匏為竹之母而古傳舜笙之以玉土是塤之屬而世稱秦缶之因周王亦可以屬匏而缶至秦而始賤也歟殷薦奏以大鼓應鼓則靈鼗路鼓不可以互作於方澤衆樂合以鞉柷椌楬則戞擊楷擊何為而竝用於鳴球隔八相生生生不息律之六聲之五雖謂之皆從八音中出亦無不可歟大抵樂之作在於功成之後而聖人之能事至於作樂而極矣是以心和氣和兆民和而天地之和應之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蟄蟲昭蘇此正所謂樂之為用洋洋乎大矣云乎哉自夫大樂之失

其傳聲容器度之間尚不能得其一二雅鄭混金
石錯天人缺九變之節朝燕昧四縣之儀賈人之
鐸謂足以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謂足以協桑林
之舞而正聲希調政有待於百年之興矣猗歟天
降聖人錫以神智粤在我　英陵朝乃與同德之
臣撰定雅樂用之祀饗軌譜煌煌藏在乎名山石
室在予後人法　祖述　先之道曷敢不恪遵典
獻闡徽揚美使鳴鳳率獸之樂日聞於大東而今
也有其器而昧其制拋其用而傳其響薦紳知禮
之臣多以　宗廟朝廷之用可復　英陵之舊為

言而上下數百年議多參差尚未遑焉何以則由樂之聲而溯樂之本使所謂六律五聲八音各得其所率由我家之舊章推以及於堯舜禹湯文武之樂歟顧與子諸生講之毋金玉爾音予將樂聞焉

又 九日製

王若曰周子易通一書與圖說竝傳於程氏而考亭始讀之初甚或不能以句則其妙道精義有非後學之所能窺測者歟開卷第一義即誠也而繼善成性皆屬之誠之支流豈理有層級歟抑性指

氣質歟動之微情之初即幾也而善幾惡幾已兆於發之源頭豈誠有善惡歟抑發自兩歧歟矢之在弦高下未定權之在衡低昂未分以此言幾則有動之具而無動之形者也風爐北踏厥尾南擧銅山西傾洛鐘東應以此言幾則幾動於此而形動於彼者也幾之境界將何適從歟第三章則誠幾德為德性而聖賢神為地位第四章則誠神幾為德性而聖人為地位神之一字果無定訓歟圖說之中正仁義此云仁義中正先後之者何說圖說之水火木金土此云剛柔善惡中變稱之者何

義歟知恥可教聞過可賢則教屬工而賢屬效歟志曰伊尹學曰顏子則伊無學而顏無志歟太極動而生陽而今曰動靜為物無動靜為神然則神之功用更高於太極歟動靜曰根陰陽曰儀而今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然則根之為言兩在於理氣歟靜虛動直之分屬陰陽無乃太鑿匪靈不瑩之直指太極得非躐等歟顏子之樂雖難驟語而終祕於兩程何其過隱天下之勢雖在輕重而歸結於人力能無後弊歟慎動固所當戒而吉凶禍福則語涉於利害富貴固所當外而銖視塵視則

辭近於抑揚者何歟書名易通而說易者止有乾損數章篇終主靜而取喻也竝舉蒙艮二卦者亦有說歟黃巖孫之疑有散逸果何所據胡五峯之己意增損又何己僭歟大抵先生之學之奧以象則有太極圖以書則有易通斯二篇者天地造化之樞紐性命理氣之頭腦而圖猶不盡書實劘論則先儒所稱吐辭爲經比語孟較精深者非過語也然知德者鮮異言喧豗或謂先生晝圖以示兩程而未曾有所爲書或謂先生之學出於老列或謂先生與胡文定同師鶴林寺僧壽涯奈何以幸

存未泯之篇莫尋端倪東閣不讀而惟朱子承兩程之緒任私淑之責知此書之條理意味潛加體認疏為註釋對門人亦亟稱其為近世道學之本源嗚呼微朱子則先生之不與諸子同歸也幾希矣予自在春邸深好此書口講心惟字究句櫛用力之久尚未窺其大義之一二欲求博雅之士質難論衡而金馬玉署之列罕見有點頭彈指之人莫曰經經而緯史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何以則使此四十章道統之書怡然融然各極其趣嘉與八方有志之士咸囿於光風霽月之中歟

子大夫其悉乃心思攄予不逮予將親覽焉

又 抄啓文臣親試及上齋生應製

王若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故其言則思無邪其教則敦厚溫柔其效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詩之義大矣哉六義之說昉於周官而三經三緯分屬不一四始之論起自史記而正始行始詮釋各異學者將誰適從歟大序小序或云孔子所作或云國史所題或云衛宏所衍或云子夏所述大小序之分或以用之邦國以上謂之大序風風也以下謂之小序或以首句兩語謂之大序下

節推演謂之小序讀者于何折衷歟孔子正樂存三百於三千餘篇則鄭衛之音何取不刪漢儒授受分四派於齊魯韓毛則毛氏之學何以獨傳歟遡詩之為風為雅聚訟至今而隨節吹合之解別創於近儒箋詩之有辭無辭歧論自古而從器從人之辨又見於新書皆可謂發所未發歟毛鄭曰后妃樂得淑女助事君子則以關雎為后妃自作之詞也程朱曰宮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以關雎為宮人贊美之詞也此其義孰得孰失歟采蘩之主祭主蠶並存兩說而被之祁祁義俱不通何

彼穠矣之西周東周未知孰是而平王齊侯語率牽強果有旁引之實證足破千古之惑者歟行露之女畏汙強暴而士則速之訟獄野麕之女自守貞潔而士則誘之白茅豈后妃之德足以化女而文王之德不足以化男歟孟子集註以爲仁人不遇而柏舟則曰婦人白鹿洞賦以爲青衿疑問而子衿則曰淫奔其說同出於朱子而有此矛盾何歟木瓜之美齊大德國語可考也有女同車之刺忽辭婚左史可稽也則一付之淫詩何義風雨雞鳴形容君子不改之節子嗟子國詠歎隱者世賢

之德則槩不取序說何據歟出車之天子舊屬殷而今屬周菁莪之樂育初從序而改新說兩者孰為定論降黍離於王風者為其政衰而板蕩諸什猶且在雅編抑戒於大雅者為其諷刺而集傳詁訓但取自警編第得無失次歟時邁之為肆夏以有本詩肆夏之句則思文之為渠執競之為樊遏何所取證武詩之為大武以有本詩耆定之文則桓詩之類禡賚詩之頌文何為捏合歟騶虞之官名獸名莎雞之一物二物鄂不之作萼作柎綠竹之王芻篇筑雜佩彤管之未詳何物并可一一討

論歟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其書荒唐而見載於叢
書束晳逸篇豐坊石經其事吊詭而猶登於經類
亦可件件劈破歟行歌商頌聲滿天地者何人琴
操谿風思在周室者誰歟匡衡說詩聽者解頤劉
鑰進說使人吐舌有何獨得之妙而風動之至此
歟大抵詩所以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而
列國之君臣世次山川封域鳥獸草木器用服飾
與夫方言訓詁盛衰治亂之迹無一不該載故讀
此者可以使於四方不讀此者其猶正墻面立則
經固不可不讀而其尤不可不讀者詩也然易更

四聖書紀四代作述之出於何人事實之繫於何
時即經即傳曲有據依至於詩則美刺錯寓興比
互見某篇之為某事發某什之為某人語茫然若
扣槃捫燭而專門之家往往以己意所便輕自立
幟於千百載之後且取近日盛行於世者言之毛
傳鄭箋已多參商陸疏歐譜亦頗訛舛王蘇之新
解未免傳會之失程張之發明率倣斷取之例而
陸山陰陳永嘉以下蓋無譏焉及至朱子集傳闡
義理之精微攷名物之纖博其宏綱細目一洗末
師專己護殘之陋而奈之何定論纔出異議橫生

雖以輔漢卿之朱門高足當集傳新編之初其所覆難於序說之從違者班班見於傳紀豈朱子分金秤出之妙用在論而不在詩歟肆予否德恭承休命思欲以皇風正範圍斯民於太平可久之業者雅矣何以則春誦夏絃均叶正聲家講戶讀咸歸正義使三百五篇之旨優游涵泳連類含章以之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要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歟顧因子大夫間之

又 上齋生 更試

王若曰予嘗謂後世學術之淺陋風俗之浮薄究

其故未必不由於偽書之肆行而其弊盖至於今而極矣何謂偽書素問託於岐伯握竒託於風后而皆出於周末則雖偽也以其近古也故尚有可觀者時愈降而才愈下神農本草之有漢郡名周公爾雅之有張仲孝友已不免自綻其偽而禮有連山之名則劉炫著連山傳有三墳之名則張天覺著三墳仲尼傾蓋而姚寬作子華子柱史出關而孫定作關尹子西京雜記本葛洪作而偽稱劉歆漢武故事本王儉作而偽稱班固麻衣易本戴師愈作而偽稱麻衣文子本徐靈符作而偽稱顔

師古以及太公六韜黃石素書東方朔神異經劉更生列女傳無不引重前脩謬妄可笑於是乎一種務奇之曹青出於藍遞相祖述淡所見而甘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榮古陋今黨往斥来逮夫所謂詩説出而其戲劇典訓玩侮聖賢尤無所逃其責矣雖然予則以為偽書有二歧託古而欺世其偽易辨而為害淺反實而自命其偽難辨而為害深二者均之為偽而害之淺深有不同於乎世教日下人盡刼也貪者刼財黠者刼名於彼刼也何尤焉況四部五車沿革自在則士苟稍知今古即

無論汲郡科斗枕中鴻寶忽於歷世祕傳之餘無脛自至其裨販剽竊之態一按可覈者有誰信之最是閒人霸儒敢於執丹鉛之筆詆訶前輩擊排前言而矜糞丸擬質隋珠裒燕石欲履玄圃假真售僞充箱連屋漸染之多竟至於移俗尚而壞士趨則古之人之言曰陳腐於理學膚陋於帖括汨没蔽錮於近代之漢文唐詩者誠知言也且新書之自號名家者若雜家若說家若叢書家若藝玩家十居八九是尚何益於身心而何賴於家國哉夫僞者實之反也魯之論鄒之書立言成章莫不

本之以當理適事大無當於理纖不適於事則直
土苴浥華無所於用已矣試問新書之實用理耶
事耶無實則僞而已噫書僞則言僞言僞則行僞
而其流之害率天下同歸於僞予是之懼平日所
以誨人教人導迪訓廸咸以脚踏實地為一副柄
衡而燕价之路禁購新書亦職此之由今於策子
大夫也又安得不以僞書為問哉咨爾子大夫其
悉乃所積為予陳斥僞反實之道予將親覽焉

又 上齋生三試

王若曰春秋者二百四十二年之文而天下之事

之大變之博無不有也所以為奉天之法藏民之
府當一治而訓萬世者可詳言歟四時之序括春
秋而名篇則當從釋名舉知之義歟當從廣雅中
和之解歟春秋之文隨事跡而裁化則如風水之
移步換形不可泥者是歟如周天之以數為度本
無例者是歟十例五情三科九旨有賴於讀法褒
見一字貶在片言恐近於傳會竝可論其得失始
於隱公終於獲麟爭端紛紜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聖訓精微亦可發其指歸歟或曰名分之書或曰
傾否之書或曰孔氏之刑書或曰法律之斷例皆

可稱確論歟日星山嶽言其義也羽翮冠冕言其文也儀表準繩言其體也國鑑経祖言其用也亦可謂善喻歟春王之王有以為魯史舊文有以為聖人新意何義為長正月之正有以為夏正建寅有以為周正建子何說為得歟言時不言月古史之體則然而春秋之竝書何所發凡稱王不稱天尚書之文可按而春秋之竝稱何所取例歟善善惡惡則諱齊而言夏貴王賤霸則著城邢而沒楚丘特例餘可悉數五石六鷁則詳備以成文雉門兩觀則先後以顯旨類例他可旁推歟說苑曰文

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三聖分屬之
義今可歷言歟天祿史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
益尊春秋未作之前道猶不尊歟受命端門赤虹
化玉語何不經天地暴淸日月一明辭何太誇歟
五傳各自專門而鄒夾二家獨逸不傳豈其解不
及三家歟左氏最後出世而春秋之學偏宗其書
豈其說有逾諸家歟以左氏爲太官廚以公羊爲
賣餠家者言出何人謂左氏不知經謂公穀不知
史者評在何書歟一蔑也而左氏以爲蔑公穀以
爲眛一厥慭也而左穀以爲厥慭公羊以爲屈銀

將誰適從禮則左氏為善讖則公羊為善經則穀梁為善豔而富則其失誣清而婉則其失短辨而裁則其失俗各有長短歟啖助之考訂三家能得定論康侯之別成胡傳能合聖旨歟大抵春秋為書正王道明大法也以素王之位運天理之柄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立恒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六經之通義萬古之常經無不包括於萬九千四百餘言之中信乎其為傳心之要典而約禮之指南也然傳說競起疑難多歧或云

魯史本有春秋而仲尼從而修之或云惠公以上之春秋魯史所記隱公以下之春秋夫子所作或云有未經筆削之春秋此禮是也有已經筆削之春秋此書是也此皆有所據而不相悖歟春秋之不講於世也久矣夫以朱子之神於詮經亦待曲阜之家奴則况其下者乎予以否德叨承丕緒其於鏡往考来之方尤所當潛心體認而載籍未博徵信無階徵辭則隨他糊塗晦義則歸之鶻突經筵之程課一讀抄啓之備例條問都不出粗淺句讀之末其視唐太宗之略識大義反復愧之每欲

就三傳以下諸儒疏解晰異同證是非要使特筆變例貫通乎全部載事釋經取長乎各家衷成經世之一大典則機務靡暇同志無人蓋至今闕如矣夫道無終祕學必有傳安知斯世無下帷之董生封侯之丁公耶何以則明於經而推於傳涉於外而裁於內毋穿鑿毋牽強而獲聖人謹嚴忠厚之本旨歟顧聞之

又 關東功令生應製○癸丑

王若曰江原爲道東極滄溟西拱畿甸南接嶺湖北近關塞郡凡二十有六峯有一萬二千誠一國

之名藩而三韓之勝區也地是濊貊之都職方可
按歟星分箕宿之次躔度不改歟沿海朔方且置
銷刻畿邑湖縣能說因葦兵馬水軍武帥各領而
竝闞則那三部六司營制固然而不齊緣甚漢天
子置郡曰蒼海博望侯繫纜於仙槎曷逌遙管何
亦浮夸遠拱扶桑近挹暘谷斯有小京之設粤瞻
名嶽顧視曠野夙著泰封之號其年代境界皆有
攷信之文歟未老里之桑麻古陌依然枌榆之物
色觀音窟之衲衣靈應實符玄鳥之禎祥花川射
羽之勝蹟藥國拔髦之盛典悉合揚休頌聖而尚

稽於紀載歟義館天寶雲山千疊而嶺阨如鎖雙成大浦烟波萬頃而海防莫險則今胡撤其守歟疆近千里而山峽殆遍海晏百年而生齒益繁土最确而民最窶賦不止於夫里利盡括於魚盐伊来白地三稅謗稱青山六里儒有役而校有貢僧不唄而賈不售凡係百弊之蝟起可以一言而毛舉歟源窮萬瀑不出於水岾而脈絡道里仍無可尋勢從鐵嶺直溯於白頭而北戒南條曲有自来風水并可揚扢歟青鶴小洞竊比於金剛石鷹奇形取象於地蔵亦云造化之糟粕歟一曲平湖五

里明沙即永郎盤桓之地而丹臼茶竈尚傳其依
俙蹤跡則神仙之說不可盡誣歟杠如菜竹升大
桃子乃于山強大之所而沃壤饒産多賴於利用
厚生則搜討之政反歸太膠歟琵底詞曲流布於
江南寒松之名自此增價石上念珠示靈於竹頂
洛伽之兆至登寶什物亦有不期之遇歟日出之
寅賓海隅何處最勝潮信之不及東洋其理可推
原州有酒泉石無已齊諧蔚珍有天糧穴得非唐
荒淸平文殊之碑祝釐者何代桃源孝弟之鄕不
沫者淳風歟箕子王圭孰得而誰獻龔使紈扇誰

寫而孰詠爾見真平王勒詩爾聞翼成公駐節之
在石亭之下尾峴之上歟軒號烏竹賢人篤生洞
採紫芝隱者考槃而柳琳之膚勳柏田宛然悉直
之餘俗羽山崒彼其徃烈賸馥至今有風勵之美
歟大抵山起西北水注東南風氣密形勢全而井
里之聚落營府之統轄次第備焉關東雖小亦王
服之一都會也物產則有蔘朮麻楮蜂蜜海錯石
乳文豹之貢人民則多孝友力田質直好義之士
數樂土而營菟裘者無不以關東為歸盖非獨山
水魚鳥之為可悅眼而已夫何挽近以来地財不

殖民生日困田家之蓄積不足當寬蠲之餘稅漁
戶之凋殘未見有優恤之實效罹羅之包三十餘
萬而糠粃居多軍額之捴萬有數千而虛伍難充
參貢屢變其法而吾民息肩之驗奈遲徭應僧役
每煩飭令而緇徒荷擔之弊相續前後此豈但承
流分憂者之未副職責實由予一人誠未孚而惠
不究耳肆予宵旰之念憧憧於東民者癸甲以來
十年如一日不敢以稼穡之稍登或幾其瘡痍之
少完而輟耕篝燈握鉛而懷槧者又非四民之長
乎民情之怎利怎害邑瘼之若大若小不於是問

而又誰問今此功令生抄啓試取之舉固出於風動一方教育多士之意詢謠俗訪疾苦之良規美制亦欲兼寓於其間何以則政無一毫之煩苛物得衆疵之蘇祛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而環東海八萬餘戶共享我千億年無疆之利澤歟咨爾子諸生名登剡薦責任對颺其可悉乃心條陳之予將親覽焉

又 關東功令生試取

王若曰予聞之王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珪璋水之發源壅閼則潢汙疏濬則川沼薦舉之於

人才也大矣哉堯咨四岳薦舜于天舜求司空舉禹于衆薦舉之始見於經者是爾伊尹自干於成湯郭隗自師於燕王毛遂自薦於平原東方朔自譽於漢武薦舉之自其口者能免躍金之譏歟祁奚舉其子謝安舉其姪韋貫之以其弟自代抑謂內不失親而解狐薦荆伯柳舅犯薦虞子羔曹參為蕭何所推亦云外不避怨歟趙文子舉莞庫之士七十餘家淳于髡一日舉七士於齊宣王果皆得人歟若是多才歟公叔與僎同升昷足為文子桑進孟明視何以為忠灌夫使酒薦寵下輩韓安

國嗜財舉必廉士豈其性偏長於薦人而孔光惟
恐人知張安世不容私謝此果何害於公舉歟山
簡以一字拔人何其遽爾孫抃恥識面臺官無乃
誤耶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沂公之事君也寧受百
欺不替好賢伯淳之勉友也何修而秉公乃如此
歟辨求知之得失者舟泛西湖察為政之臧否則
車駐鄧城其難慎有足法歟桃李在門取喩為誰
狐白反衣設譬云何盍嘗論之周禮鄉老鄉大夫
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先王之重薦舉也
尚矣夫其求之之術至斯之嚴而然又取之也寬

蒐之則廣德行政事無求備于一人豫柟荆篠不棄尺朽竹頭木屑要當適用以至屈羣策而成治功若後世之薦舉也何苟哉之若甚降而爲辟召貢舉而束縛者科臼僥倖於捷徑一鶚不薦羣鴻高舉朝乏緇衣之好士罕韞櫝之譽於是乎用人之良規幾熄矣先儒所謂不肖之地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者誠非有激而發也重以我東門閥也名色也履歷也流品也蔭補也文穆之夾袋頻易師德之門剌屢到徃徃使天生不覊之才孤行單棲彷徨彳亍盤谷有徃無復淮水不平其鳴

遥結契于千百載之前惟綏步康莊朝薦而夕擧者未必無名包利畏葦間其間若此而曰人才之不古此豈才之罪也哉一葉落而知秋一壺氷而知寒一士之用捨而知治道之汙隆況不特一士而已乎哉予寡人所寶者賢所愛者才雖在不識何狀之草野疎遠苟聞一藝一能不待薦書擧之如渴或恐其虗抛所願不盡天分意者上好下甚風尚草偃夫所謂薦剡也擧擬也庶幾有顧名思義為官擇人之效而題目物情互相枝梧崑山多不琢之玉濟水有未導之水每一念之未始不中

夜興嘅何以則薦無虗士舉不失人毋區區於文華而務在實地毋切切於繩墨而遍求髦乂俾賢能彙征遺佚不聞歟策也者亦薦紳王廷之階也子諸生之分曰試取咸造昕庭其意蓋將使闕東權輿於八方也咨爾等修礪淬濯毋金玉爾音若江河之注海予将親覧焉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五

正宗大王

文

策題 濟州三邑儒生試取○甲寅

王若曰咨爾濟州子諸生生長之地古之九韓之一也東瀛洲是已星土也風俗也制置也產植也雖職方所不載王會所不圖其區分之次淳漓之殊因革之由水陸之宜子諸生生於是鄉長於是鄉耳之得目所親自有聞博而識明者予欲問是州不於子諸生而伊誰洪惟我家 聖繼

神承干羽舞階文德播遠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粵在我　太宗初載耽羅来賓請改爵號以星主王子為左右都知管而自是厥後修制寖備東西道之置大靜旌義也牧使之兼節制使也判官之兼監牧都尉也審藥倭學譯學之各具分職也率皆視同内服備加經理年荒則輸粟往哺無險風濤貢至則挾纊以歸輒加喣濡　列聖朝柔遠字恤之澤謳吟在口於乎不忘環一島且幾百歲矣肆予否德敉承丕緒不敢不於　先后之憲章斯民之勞来也夙夜盡心焉而尚懼其九重邃矣隱莫

之逵歟萬姓衆矣惠莫之究歟人官有不能歟物曲有不利歟況以耽羅之僻處海中厥產則有蠙珠暨魚橘柚驊騮之饒厥民則有傷財困役輕男重女之風而比年以来隔并荐臻饑饉頻仍南顧一念若恫在己于斯時也萬有一委貪狼以分憂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貨賄是求箕斂恣行則吏固無足言將如我島氓之無告何哉夫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用天而因地無古今一也耽羅之水事多而陸事寡今亦古也茅茨不編踏畊特苦今亦古也絮綿不產尺布如金今亦古也而射石

卜地之初貲財之殷富如彼休養生息之餘民物
之凋弊如此者豈不由於古人所謂角而翼者歟
前制無追往之辜後旨開自今之恕悠悠世情遂
忽成法爰命繡衣往汝覈之苟有犯也常刑自有
而惟是庶政之孰爲當革利事之孰爲當興民欲
之所必從民窮之所必紓不有以發策周諮豈能
使千里重溟魚鬣蟹舍之情戶庭不出而指掌可
求哉凡今對予問者無非一方之俊又十室之忠
信也經歷審熟於土著講磨厭飫於卷中何以則
蕞爾一島物阜人安天地之藏咸歸尾閭之洩莫

憂而海波不揚聲敎于訖歟又有問於子諸生者曰邑名耽羅蓋因泊耽津而朝新羅則或稱毛羅或稱耽牟羅者何所取義豈毛亦津名而牟乃語辭歟昌黎送序歷數海外諸國而流求扶南耽浮羅之屬東南際天地則雲笈所謂太上老君之降于浮羅嶽者疑或此島豈牟爲浮訛而嶽有可徵歟曰老人星見人多壽考而老人星即恒星之一則世以南極之爲天樞者謂之老人何其謬歟高襲星主梁襲王子而文昌佑得王子之爵則志以王子之繼梁氏者謂之繼高得非誤耶曰苟悉弗

之告魏祖曰金產夫餘珂產涉羅而為百濟所并二品不登於府涉羅即耽羅歟塔羅赤之為元使也載牛馬駝驢羊来牧于首山坪駝羊今有種歟曰達魯花赤府何以遥管於中州軍民安撫府何以還隷於勝國其地皆可指點文林使倭而望洋統領聘麗而識路故實竝可揚扢歟曰神人從地湧出言猶河漢自古有三姓之穴紫衣齎糧送女志在齊諧至今傳石函之蹟者何歟曰星主王子之號時世可稽河幕兩道之設本末可詳歟曰雲漢若拏鎮山以名則嶽降之賢且問幾人瀛渤無

極石壁環封則水族之靈亦多異聞歟曰方嶽香飈豔說神仙之遊木槽零響漫比風石之音此清虗者之所有事也土性浮燥從每每之新田衿歌互答和摻摻之舊曲此風土記之所特書也海上三神天下其真有耶昇平百年民物近何如也曰高峰絶頂往往多水貯之池造化何其費精雲際翠微點點是江南之山道里定云幾何歟子諸生其悉言乃聞乃識以副予虗佇之意予將親覽焉

又 到記儒生春試

王若曰顧與子諸生講壽之一字今日壽域也徠

汝壽域之吉士偕予壽域之洪福臨軒第一義即
惟曰九疇五福之一曰壽今予值難逢之嘉會奉
長樂之歡顏大庭稱慶三呼千歲於是乎棫樸之
頌敉我 先休豐芑之詠詒我後昆咨爾子諸生
亦圜樂育之中予欲壽以作成福以敷錫皷舞而
振發之詢于子諸生曰天保九如取譬者何說閟
宮三壽作朋者何義華封之請祝聖人何辭以多
辱文王之與武三齡理或有可徵南極見則世道
平而主壽昌近日之光芒何如春臺闢則五穀豐
而兆民寧比年之風謠可聞歟殷高宗之敬故能

壽說出於西山衛武公之老不忘儆詩見於周雅
然後方可謂之壽歟大春以八千歲爲春蟠桃以
三千年結子龜千年遊於蓮葉鶴千歲棲於偃松
物亦有然者歟豳風春酒以介眉壽泰山奉觴拜
上萬壽酒可以使人壽歟南陽菊潭飮皆百歲青
城杞水人見五世水亦可以使人壽歟有虞氏貴
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
周人貴親而尚齒四代之所尚者皆不遺齒則壽
於達尊爲最尊歟王元之曰民之壽繫君之政教
政教何與於壽而繫之云乎哉願與子諸生講壽

之一字予將親覽焉

又 抄啓文臣親試及文臣應製

王若曰予嘗於機務之暇繙閱御定八子百選玆詢爾等盖茅坤之八家文鈔選也而予又取百於其中則選之選也然選文如選人鑑衡或錯其當賢不肖易混予為是之思遴揀之際三致意焉姸媸斤兩非不略有勘定而人見有萬不同予見予亦未之自信者有之均為齊楚而立落未必皆然放非鄭衛而存刪不無可議如諱辯之載而師說之漏焉段太尉逸事狀之見編而張中丞傳後叙

之不録焉衛吾道則必取兩學記而并及閔子廟
記固爾闢異端則首揭佛骨表而亦舉菩薩閣記
何也韓碑柳記歐序蘇論世素稱其各有所長而
掄揀反遜於所短原道之特簡固取其能近道也
原過之必録何與於善補過歟傳神即滑稽小品
而選錢幾策乃経綸大筆而遺珠秋聲赤壁既以
騷體而入鈔則送窮乞巧奚為而闕之歟上張僕
射書答李翊書徒尚其辭達而已則為人求薦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獨不可謂辭達已乎韓退之之
祭十二郎文固是千古逸調而如蘇子瞻王介甫

之祭歐陽公文何優於祭張員外祭石曼卿文諸
作而取捨若是不同何歟徐偃王碑箕子碑旗皷
相當而輸贏之表忠觀碑烏重胤碑門路不差而
軒輊之蘇子由之老子論不如王安石之伯夷論
王安石之禮樂論不如蘇明允之春秋論而反取
其不如者果有意義之可言歟辨姦論之先見梓
人傳之砭俗實有關於治理愚溪對之憤悱毛頴
傳之尚奇果何益於世道靈壁園記何敢擬乃翁
之木假山記君術策何敢擬乃兄之策斷而反取
其子弟者亦有月朝之可評歟送殷員外序與送

石昌言北使引不過魯衛之班墨君堂記若樊侯廟記可謂晉隨之別而畢竟有李廣雍齒之幸不幸何歟有美堂記擬峴臺記鴈行如也王彥章畫像記伍子胥廟銘鱗比若也而畢竟為隨珠燕石之取不取何歟曾南豐之進太祖總序似勝於百年無事劄子列女傳目錄序似勝於靈谷詩序而一不見採王荊公之上田正言書不讓於上范司諫書上杜學士書不讓於上韓太尉書而一不拔彙尚論之士果無雌黃之說歟先雜著而後碑誌凡例云何以一韓而當三蘇多寡縣甚石曼卿墓

表之於許平之墓志若曲終之雅西山宴遊記之
於鄠縣經遊記若詩餘之詞而棠梨查橘各有所
嗜而然歟爭臣論之於諫官論若一串聯絡凌虛
臺記之於九曲亭記若兩壘對峙而醨糟醇醨別
有其味而然歟若揀其小篇則老泉之名二子說
豈遜乎臨川之讀孟嘗君傳若遴諸大冊則子固
之救災議豈遜乎東坡之諫用兵書乎爾等各陳
其意見黜陟去取苟當於理予何難舍己而從且
故相金錫胄選古文九十九首為文而弁之名曰
古文百選爾等如有合作予其可不用是為雋

又

蔭官應製及抄啓文臣親試○乙卯

王若曰還與餉為足食足兵而設也其規模制作之詳爾等可能上下揚扢有裨於民國歟五穀出而六星應在地效靈在天成象曰廩曰庾曰囷公私蓄貯名異實同而秦之輸晉之閉葵丘之五命毋遏通糴糶何也魯之長府楚之均輸兩漢之太倉農倉根倉濕倉長安倉甘泉倉細柳倉常滿倉海陵倉羊陽倉蜀之白帝倉萬安倉晉之中倉梁之儲倉隋之司倉黎陽倉龍首倉南塘倉豫章倉釣磯倉廣通倉唐之京倉新倉軍倉頭倉河陽

倉宋之大盈倉折中倉惠民倉廣惠倉元之河西十四倉通州十三倉京師二十二倉 皇明之五衛倉通濟倉灞上倉大軍倉與我國之還餉同乎否乎古人之和糴平糴兌糴自布帛錢刀逮茶盐折草莫不與穀相準貴出賤入重散輕斂一視歲之饑熟無意乎取贏此常平之所以立也而我國還餉則賤亦出貴亦入重亦斂輕亦散歲取其贏不問饑熟與大典法意若相反然者何歟官布以易粟民結以收租勝國之制有似乎古矣而我國還餉出於民耶出於官耶五月畢糴十月納糴比

周官之春頒秋斂節序或差鄉里縣都皆有委積而我國還餉只設於鄉而不設於都或古有而今無歟抑間行而中廢歟餉也糧也糶糴也皆見於古而還之一字我國所獨其本也官而還於官之謂耶其本也民而還其民之謂耶抑出入斂散如環之循而還與環音同字變歟備水旱議賑貸義倉之遺法而不於鄉而必於官大有違於朱夫子社倉本意遠近倉厫星羅基置管鑰斗斛慢藏容姦而守令署惟謹簿書勘會遥領於京師且也鑿斯築斯環以金湯者緩急足可恃矣無城郭之山

谷原野峙之以千鍾萬庾得無近於藉寇齎盜一邑之穀不能救一邑之飢一道之粟不能當一道之民泛舟飛輓之役相續於水陸排旬而受計口而食民之視之殆同盖藏而若言其百畝昏作括地輸官甕盎甁石一時俱空則積富於民者固如是乎為委吏當會計尚矣倉部之如處羨官管庫之不以為畀可按而考也今則在處倉庫付之一土官一校吏而莫之恤然又一周而易傳舍如也不復見倉庫氏之長兒孫田三稅惟正之供也奴婢貢輸納之物也而或混歸還穀或入上州倉軍

餉備不虞之用而捧留本邑則山城擁虛簿南北
漢沁都之添餉定以間年每年而穀不加進多歸
尾閭則見今所儲各為幾許包貢津楊津即一京
師之外府也而接應東南任其枵然設置之意果
安在哉衙門名色則京畿常賑廳句管曰常賑穀
補還穀元勑需穀戶曹句管曰元會付備邊司句
管曰營賑穀水原軍餉坡州軍餉喬桐水營軍餉
永宗以下各鎮軍餉監營雇馬廳守禦廳南漢原
軍餉留營保恤庫別庫僧倉摠戎廳北漢管城所
平倉三軍門倉別庫禿城山城軍餉開城府泰安

倉內倉僧倉屯倉鎮倉南倉北倉金川倉白川倉
江華府原軍餉司倉戶曹倉西倉昂足倉甲倉月
串以下各鎮軍餉三軍門留營均役廳句管曰均
廳軍作米監營句管曰巡營穀巡牙兵穀營勅需
穀湖西常賑廳句管曰常賑穀補還穀戶曹句管
曰軍資穀備邊司句管曰營賑穀軍作米楊津貢
津軍餉北穀濟民倉穀加錄軍作米經理穀嶺南
穀舊退船價米僧番穀江都米監營雙樹安興軍
餉兵營上黨軍餉水營原軍餉元山倉穀劃得安
興軍餉舟師軍餉統營會內穀溫陽司僕穀均役

廳句管曰均廳軍作米乙巳己酉庚戌貿米壯勇
營句管曰壯勇營穀監營句管曰監營穀贍學庫
穀別賑穀安興還上賑恤穀營庫穀補軍穀保民
租雙樹僧倉穀別倉穀軍器穀錢倉穀五驛補給
穀公州蠲役租忠州別倉穀洪州補稅穀清州補
役穀鎭岑助糧穀懷德路糧穀統營句管曰會外
穀統禦營句管曰統禦營穀兵營句管曰兵營穀
軍需米水營句管曰水營穀京賑米僧倉軍餉湖
南常賑廳句管曰常賑穀堤稅租羅舖穀庚寅軍
作米庚戌貿米保民司贖租兵營常賑穀戶曹句

管曰軍資倉會付穀嶺南別會穀己酉別備米己
酉貿米備邊司句管曰軍作米十三邑船米松盐
船價穀北關穀別捴穀左右濟民倉穀監營守城
倉軍餉穀牛稅租牛價米屯稅米私備穀東北穀
左右水營船儲置米左水營船價米兎陽船價米
笠巖威鳳金城蛟龍赤裳等山城軍餉穀軍餉會
外穀監營餘軍布作米監營休番布作牟休番穀
僧番穀兵營軍餉穀左水營軍餉穀各鎮軍餉穀
古羣山防船儲置米統營會內穀均役廳句管曰
軍移作軍餉米捴移作軍餉米補還米進上添價

米壯勇營句管曰換貿穀監營句管曰巡檢穀營
庫工庫補軍庫賑恤庫馬位庫補民庫軍需庫雇
馬庫紙所均役庫羅鋪別備穀統營句管曰會外
穀月課米兵營句管曰月課穀左水營句管曰助
糧穀記付穀守城穀嶺南常賑廳句管曰常賑穀
貢作米訓局米補還穀戸曹句管曰軍資倉元會
穀鳥嶺山城穀城山山城米充用山城軍餉天生
山城軍餉大惠倉北關田米左水營月課米尚州
咸昌修城所宣惠廳句管曰移録米別餉米除留
米備邊司句管曰軍作米南倉錢作米射軍布作

米統營錢貿米軍布作米帖價私賑備荒穀蒜山
倉舊退船價米左水營舊退船價米左兵營甲冑
價米華山築城米右兵營矗石山城軍餉密陽糧
餉穀鳥嶺山城修城所補城米架山山城補城米
浦項倉濟民倉金烏山城修城所善山邑城所兄
山穀左水營軍餉均役廳句管曰別均米軍作米
監營句管曰別會穀東萊山城米營賑穀修城倉
穀營庫穀軍需穀雇馬庫穀營繕穀統營句管曰
會外穀補餉穀補役租儲餉租別餉租贍餉租賑
恤米左兵營句管曰別戶穀狀請租下倉租防禦

倉租雇馬倉租助糧租給料租右兵營句管曰別會倉穀養武倉穀硫黃庫穀助音浦倉穀營庫穀補軍倉穀關東常賑廳句管曰常賑穀常平別倉戶曹句管曰軍資倉備邊司句管曰江陵等十邑穀詳定給代穀帖別備穀補蔘還各年月課鐵原防營橫城中營三陟鎭營越松浦軍餉史庫還均役廳句管曰均廳移錄穀監營句管曰監營穀月課穀別會穀軍需庫補營庫軍器庫營庫營倉屯倉關西常平廳句管曰常平穀賑恤廳句管曰火稅穀戶曹句管曰軍餉穀曰三稅穀巡營錢穀壬

辰請得小米例貿體蔘蠲減條小米備邊司句管
曰別軍餉補餉穀勑需穀私賑穀信蔘價小米慈
城補餉補城穀東林城餉城需穀劒山城穀當峨
山城軍餉糧餉穀塞垣城餉穀白馬山城穀平壤
城餉穀黃龍城餉穀藥山城餉穀山倉儲餉穀鐵
甕別軍餉三和宣川海倉穀均役廳句管曰均役
廳穀濬川司小米刑曹漢城府吏隸料條小米守
禦廳句管曰守禦廳小米管理營句管曰管理營
小米壯勇營句管曰壯勇營小米兵曹句管曰軍
餉小米沁都小米監營句管曰管會外穀營庫穀

補軍庫穀補繕庫穀軍器穀兼濟庫穀北城軍器
穀賑恤庫穀營倉穀雇馬庫穀營繕穀紙墨庫穀
三五庫穀監造所穀泉流庫穀贍學庫穀兵營句
管曰軍餉庫穀別軍餉庫穀城機庫穀勸武庫穀
助餉庫穀營倉穀蹕鑾倉穀補餉庫穀屯倉穀渴
馬倉穀補役庫穀雇馬庫穀生殖穀糧餉穀慈城
穀巡中營句管曰軍需穀防營句管曰三和糧餉
大米軍需庫小米昌城軍需庫穀江界邊儲庫穀
軍倉穀營餉庫穀補施庫穀海西常平廳句管曰
常平穀戶曹句管曰倉元穀管餉穀備邊司句管

曰管餉會外穀元賑穀自備穀私賑穀太白山城軍餉穀取耗米婢貢給代米監營勅需穀兵營軍餉穀陸鎮穀策應庫穀新倉穀別餉庫穀勅需庫穀水營軍糧穀帖價米軍需米監營句管曰首陽長壽兩山城耗小米兵營句管曰助糧倉穀營倉穀補營庫穀各鎮穀水營句管曰烽燧米別備米追捕米關北常平廳句管曰常平廳穀賑恤廳句管曰賑恤廳穀浦項倉穀戶曹句管曰軍資倉別收庫別置庫月課庫文川端川甲山吉州富寧會寧鍾城穩城十七倉德源永興北青利城西南北

運来庫端川富寧南来別軍餉校生免講穀備邉司句管曰備局句管穀交濟久置交濟散在差需穀私賑穀南北兵營軍餉出身除防軍士除防軍需布木換作米三色奴婢貢別劃得穀恒留軍糧吉州別置米咸興城餉穀監營句管曰營穀營賑穀別賑穀高山居山驛賑穀策賑穀南兵營句管曰軍餉會外別備軍餉賑餘穀北兵營句管曰軍餉會外許多條件指不勝僂設始之久近措處之意義皆可一一指陳與常平賑恤之合為一廳果在何時而其合也五道則同然獨關西海西關北

尚有常平舊號海西則賑恤廳又闕焉均役廳穀
布列六道而海西關北獨無此名色者何也山城
穀俱是備局句管而嶺南山城之鳥嶺城山禿用
天生餉穀獨為句管於戶曹月課米一也而或句
管於備局或句管於戶曹或句管於各其營者何
也訓局米名曰訓局而句管於常賑廳同是統穀
同入會計而以會內會外區以別之湖南關北之
軍餉關西之管餉又有會外之稱何也文獻備考
之成不滿二十年矣軍資倉名色並見八路而京
畿海西關西於今獨闕者亦何歟若其穀物名色

則大米小米正租荒租豆太牟麥真麥黍稷糖粟木麥菉豆之屬不一其種而關北關東海西則大米之外別有糙米嶺南則小米之外別有田米湖南之獨無黍稷糖粟以其不宜土而初不耕種歟抑有之而數自鮮少不在糶糴之中歟東豆何等名色而獨見於京畿早稻何處不有而只捧於關東歟米牟牟之如米者牟米牟之作米者而麥租一種果是何穀而出於何方歟各穀之此登彼歉互為代捧稱以準折載之通編而東豆以下數種未免漏却如欲準折可方何穀歟若其穀價則執

八路之直較數歲之中作為詳定須之中外宜無
斑駁不齊之歎而西南京畿道各不同又於一道
之內各衙門句管亦各不同旣有詳定宜準詳定
而京外作錢許以時價任其乘時射利者何歟若
其分留之規分半留半固是大經大法而有盡分
焉有二留一分焉一則難捧一則易腐皆不適中
而不知通變何歟或以結分或以統分或以戶分
或以斛分或以斗分邑各異例得失何居種糧告
乏聞于朝而加分固也減婢貢鐲僧番加分取耗
以充其代亦出於以民補民而巡營之債運監之

縮何至於上頒加分轉近濫觴歟若其取耗則露積有雀耗庫置有鼠耗者即執其耗縮無損分給之意也而緣何開路仍以襲謬計較升龠别為作斛下焉而為邑用中焉而為營用上焉而為國用支放也經費也於是乎多所取資京司則就常平而有一升五合四升五合六升八升五合一斗一斗二升之取而外此又有全耗會録者外營則就城餉而有三升一斗之取而外此又有全耗需用者紛然雜進牢不可破當罷之論起於金應祖而名碩進言參差不齊因循至于今凡有捄瘼寧皆

以以耗爲歸均役廳賑恤廳濬川司之支用秋曹
京兆暨五部吏隷之料布公廨城堞之營葺戰船
什物之措備亦惟曰耗條結錢蕩減之大惠以耗
代之詔使山陵之應斂以耗充之彼錢我粟所用
各異彼息我耗所取則同得不見笑於熙寧小人
歟壬辰前無耗之說文獻無稽五升永除只令大
丘專美則腐朽穀之特許減耗舊還穀之更不添
耗尚可謂之及民之澤乎以言乎收捧則節屆初
冬郡營開倉按簿叩籌逐戶出秩假之以施刑之
權申之以速獄之威限以歲杪期於準捧籍曰嗣

歲之資亶出為民而反觀乎古君子惻怛忠利之訓得無過矣乎又况蟋蟀在堂役車方休則一二道之九月始捧安在其百日勞一日澤之義乎若其典守之方交遞則定官反閱分留則抽柱擲姦而備郎御史又以時出焉虧欠擅分未捧虛錄反作之守令以下視還餉而分輕重皆有定律懸之象魏則法可謂嚴且密矣大抵還餉之為法雖有多少不盡分處揔以論之恤吾民也念彼蔀屋之生涯比如蹄涔之易涸室懸如磬塵生于釜空瓶無粒米之儲比隣絶握粟之貸計到萬量望斷一

飽于斯時也縣門揭榜發倉指日男欣女悅虛往
實歸得之有道取之無禁越自歲飯直到麥嶺以
之生活以之耕作西疇之種南畒之饁一皆取辦
於斯清明上塜以祭先祖朱陳結好以延村賓其
他身役稅穀之未了者貿緣眷米能事告畢還餉
之於民可謂益矣且况歉荒一臻秉穗無穫富人
云急貧人何說保抱携持徬徨顚連欲去則骨肉
關心欲留則溝壑在即跼天蹐地若窮無歸于斯
時也開賑有命抄飢定期則殆同蟄蟲枯荄聞雷
逢春同我婦子相率而往名登公簿喜動顰面入

饘出粟如獲拱璧或交菜而粥或并日而飯十餘排巡好延命脈若使州府郡縣無此蓄積聖人當之無以行仁政而恤四窮矣且以安不忘危言之雖有百萬軍卒強弓勁弩超距賈勇蹻蹻赳赳如朔方之健卒兎罝之野人不得乎蕭何之運糧敖倉之據粟猶棄之也升平則養民緩急則饗士莫還餉若也什一取耗所以長斯穀也斂散如期所以厚其生也原其制置良亦美矣夫何古法寖徽百弊蝟起方春飢餓望糴如歲赴倉受槖歸家解包則若粟若米都是虛殼半脫而名曰一斗者三

分減一矣餬口無策作農奚暇及乎冬後輸納也
粟必揚箕米則流脂而斛上色落徵索多端一包
加納并耗至七八斗然則什一為什五而其實倍
之艱納吾精鑿替受他麤糲人間切骨之寃而加
納之多又如許矣際此上營作錢之令出而乗時
刁蹬定限嚴急邑場村市之間盻盻騷騷足繭眉
燋而邑還之纔半城餉焉又督石棧氷路人負牛
馱十顛九仆竭盡心血而黜退改眷計違始料於
是乎稍有收者傾囷倒廩全無收者質田賣犢既
輸己糴而隣族之侵繼至僅畢隣族而不知年條

之舊還踵起千頭萬緒不可支堪矧乎有囷有廩有田有犢者凡幾人矣窮士鑽地欲入惸獨籲天無從人生到此寧不矜憐乃若歲色垂暮催督如火官人四出雞犬不寧氷雪逼肌拮据沒策觳觫囹圄宛轉鞭扑停捧之令雖下而民則無與焉如是也故陳穀不出庫而捧下皆從空券以致富免而貧授又如借戶虐戶私受都受加錄疊錄之凡所以蠹國病民之術無所不有歉歲賙賑有國大政長吏之盡心盡誠職分內事也而一任其散而之四錢還料販之無難冒犯反剩那移之不能矯

華固守令之罪也而方岳之臣間多襲謬各穀立本雖云少息營耗從貴尚此依舊致令峙於山而枵於沿一戶數十石何以措辦八口數三斗何以耘種過猶不及等是困耳擅分雖似助乏而其中則掊克也單代雖似紓力而其初則幻弄也他餘種種膏肓更僕而數難以毛擧予作民父母有足惻傷還餉提飭屢形絲綸新舊還之蕩減停退大小賑之軫恤捐補水火失業者之擧皆蠲免非予之惠寔體　祖宗朝愛恤元元之至意而其效邈然其弊自如一邑若可蘇醒而一邑又告病一路

若可整頓而一路又就奚孔瘡迭出倒歪無定雖以挽近已施行者數條言之裒益之政先之于嶺南關西最不均處輕價發賣從長移貿者數年于玆而加捧消融之患間多有之咸陽穀之多付糴攸爲絶亂階豐碁穀之永寢升色爲祛痼瘼而事或近於啓僥倖矣爲三道之儲穀出錢五十萬緡非但備豫兼欲通貨而迄未見泉流之義矣關西各鎭蘆還方張而本道對揚未知得其要領矣泯泯棼棼無一可恃生民困瘁日甚一日固知黃河寸膠車薪勺水不能一半分捄得寧或使爲民之

穀屬之厲民之科而莫之救藥耶予自御極之初至于今十數年之間周爰咨度非止一再而獻議者人各異見或主大更張或主小變通互相枝梧靡所適從或曰有還餉之名則有還餉之弊莫如一切罷去只存常平倉號用李悝平糴之制立上中下三熟大中小三饑之法熟而斂之饑而散之以為常亦勿許取其贏息京外之以耗需用者以口錢戶布別為措處云或曰既儲之穀惡其名而去之別為加斂於民田可乎李悝之時井田猶存故按畝而取之耳今則經界紊矣三手糧結錢加

徵之後田賦尚患高重反又為常平而收斂吾知其剜却心頭而行之不得也若能亟復朱夫子社倉之制以今見在之穀分授坊里建立倉舍令一鄉君子主之斂散贏息一遵成規朝家則察其臧否而不取其利京外之耗條給代不可不商量區劃而口錢戶布軍役不罷則不可疊徵莫如錢穀間一番優劃各置衙屯營屯歲收其稅之為無弊云或曰平糴之法近於加徵不可議到社倉之制固美矣第其斂散一事長吏臨之以鞭扑囹圄多見其違拒同里之君子其何能準收乎至於給代

置屯之議以若所需較若所收則雖使衙置萬頃之田營開十郡之土恐無以抵當得仍舊捄弊最爲便宜蓋姦竇之如鼠穴由於衙門穀名之太繁氄也今若盡去各衙門句管一付之度支掌其出入穀名則只存大小米租太粟牟六種京外耗條之某衙門某穀幾石永劃於某邑毋敢以價直高下移易則可除令出多門吏緣爲姦之弊亦可以快祛偏多偏少之患云或曰各穀之宜土不宜土如魚鱉之產於水麋鹿之產於山有不可硬定一歉一登互相代捧民多賴之今若只存此六種則

小豆糖稷耳麥木麥之屬其將廢而不種耶衙門之太繁氄誠然矣而盡分半分加分二留一分不之變通則其弊一般今若以盡分及二留一分一幷革罷為半分種糧狀請外加分亦為革罷京外之盡分加分條需用者通計還餉幷從半分條中推移充給以示設此糶糴不全為耗條之意云或曰盡分二留一分之幷為半分狀請外加分之一幷革罷外面差強而利益於民則未也今夫盡分半分二留一分狀請外加分道伯按道內穀簿較量多寡折衷裒益不偏不倚適中適當一主於便

民則存之可也且畢竟取耗則一也盡分加分二
留一分之盡變為半分何足為不為耗之證耶如
欲行益下之政莫若就還餉之屬於公者三分其
耗二分會錄一分隨其所在屬之營閫邑鎮以養
廉防仍令營閫邑鎮派及吏鄉而凡係因還餉侵
民之端別為禁斷則必有改觀之效云或曰人之
廉貪不係官廩饒瘠故大吏未必皆廉小吏未必
皆貪今雖除屬三分一耗一朝化貪為廉未可知
也如欲使惠澤下究而取贏之耗與民共之則營
耗外勿拘還餉每石耗一斗五升大歛減一斗中

斂減七升五合小斂減五升略倣三餞之遺意為宜云或曰民生切急之寃不係耗條而只在於精麤之互換盈縮之相懸許多誅求之蘖芽其間也精麤互換如舊盈縮相懸如舊許多誅求之蘖芽其間如舊則雖減却全耗疾苦自如也況斂荒淺深元穀之分數停減恩澤頻下則耗條之些少減數不足有無也如欲使吾民永除此患則莫如吏奴庫民人庫之各設於東西捧之給之了不相關則吏不容手而民乃蒙惠云或曰察之明則合斛而捧姦不售察之不明則易倉而捧姦益滋各庫

之論吾知其末也如欲使吾民一豐歉齊貧富均被小益之澤則京外需用之自穀而錢者營官需外并以原詳定價為準增減不得每當糴節一體收捧其為惠也無異戶簞食而人壺漿云或曰良法義制待人而行道臣守令雖得人莞監不得人是以穀委地也必擇於一鄉之中闕由道伯而委任之限年交遞以寓社倉鄉君子遺法營閫鎮之掌庫亦倣此例云或曰莞監之求於鄉人便是楚得楚失耳如欲使舊典申明新令遵行則誠宜謀及卿士詢及芻蕘集衆策而用長捨短仍又參酌

古今商量可否法之可久者守之如金石弊之可改者調之如琴瑟作爲一定之制度以聳八方之觀瞻則可收其效云凡此議論發言盈庭平糴社倉之制誠得矣古今異宜有難輒行其餘七八條特是節目間事何足舉擬於大釐革大變通之地歟何以則使還餉之大政快洗前習克存古意以恩以法同流竝行贏息適可而止委積不偏而均百端之疾痛頓祛萬世之關和永垂以還則實以賑則精以餉則備使吾民脫水火之苦而奠袵席之安豐歲含哺而樂歉年免於顩頷於公於私互

相蔵富其道何居爾等皆曾經字牧或將擬百里必有利病之講究於中者毋循科程限以十許日作為一通經綸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又 抄啓文臣親試

王若曰術莫大於經術而苟不能善其術則其弊也又莫痼於經術予嘗有憂於經術之弊思有以一振之者子大夫之所覩聞也今與子大夫策當世之務可不以經術為清問之第一義乎何謂經術志曰聖人之制作曰經賢者之著述曰傳因記訓曰詁因章句曰註則自傳以下皆術也而用此

術者王假此術者霸術在上則世教淑術在下則師道存經術之於為治也其繫也不亦重乎八儒之說起於陶潛各以一經為派別之所由分而至宋濂則又有所謂游俠曠達智數事功之儒是四者何與於經術而比論之如此哉易則自商瞿之受於孔門以及田何一源無二而何之流分為四家施孟梁京各立專門後又分為費高馬鄭荀虞陸王諸家至宋則遂有一百四十餘家之多矣其傳授之沿革孰為理孰為數而程朱之所宗者果何家也書則三千之徒竝受其義而漢興伏生歐

陽生大小夏侯分為三家及古文尚書出歐陽夏侯皆泯焉不傳惟古文與伏生之書竝行于世然朱子以斷簡脫文不可強通而不為之註則由漢迄宋尚書四十餘家皆不免於傅會牽合之歸乎且不自為註而晩年屬之九峯則豈九峯之經術有逾於朱子而可通朱子之不可通者乎詩則有齊魯韓毛四家而毛詩出自子夏特傳於後然韓嬰之外傳子貢之詩傳申培之詩說雜見而真贗相眩疑信莫適至朱子一掃序說另著集傳而同德如呂伯恭高足如輔漢卿偏多異論蓋嘗往復

質難竟未歸一然則朱子集傳猶爲未定之書而毛詩五十餘家不妨有甲乙之見乎春秋家則公羊穀梁并師子夏左傳作於丘明均之聖門之緒餘而治公羊者自董仲舒以及何休是已治穀梁者自江公以及范甯是已治左氏者自張蒼以及杜預是已於是乎歷唐及宋因三傳而爲註疏者又百有餘家獨胡安國傳最盛然先儒以三傳行而春秋古經反失其真謂之經掩於傳則傳註之於經術抑或有不足賴者乎三禮則高堂生之儀禮劉氏之周禮小戴氏之禮記分爲三家各自師

承而其註疏之載於宋志者亦六十餘家然或被漢儒之杜撰不成完書或為曲士之揑引仍招厚誣遂謂古今之異宜而宋以後禮學自成一家是則經禮判作兩歧而操術者彌難為力此豈經術之本乎雖然凡古之為九經之術者類皆授受源流確有據依即勿論看覰之橫竪出入之主奴要之細心精工齊頭竝脚使道器圓融本末貫徹爾今之所謂經術者何與此大相遠也騖於物名詳於器械泥於考證膠於辯博而曾莫能究其大義之所歸以獲作者之心故其弊也如女史之誦詩

天人性命則目之以陳腐敬義存養則笑之為迂滯而其所胡吽胡喊不怕天不怕地自詫以發所未發者茍非粗見浮識之謬撿錯解者不過是前人不經意而仍舊貫處且如瑚璉註之夏瑚商璉享禮註之發氣滿容許行註之農家者流此在經術何病於義理何累於訓詁猶且公肆詆訶盛氣立說覗然求多於分金稱出之高手惜乎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擩劈者殆今之経術之謂乎予所以禁購新書豈得已也惟其涉獵之學無賴於實得浮薄之習叵耐於近裏則推之為

文辭也行撿也無往非此箇樣子而堆案之稗官小說略無愧色匝席之珍玩滛技認作雅致風俗由此日乖奢侈職是日盛駸駸乎異端邪學之干其間而經之術或幾乎息矣恤恤乎思深哉将如世道何如人心何予自近年以来民生之困悴朝象之潰裂何莫非中朝之所發歎而此猶餘事也細節也最是經術之弊而世道人心之漸就難醫為憂之深慮之遠之大關每當中夜無寐繞壁而彷徨焉者子大夫亦豈盡知之夫知如此為病不如此為藥經術所以受弊之源子大夫尚能悉其

由乎予則曰好新以開其端無嚴以致其極好新故厭菽粟無嚴故侮聖賢此其轉移之機顧不在於從事真經術而善學夫子乎何以則非聖之言不經之字棄之笆籬視同垢穢而使一世之風聲習尚俛焉孶孶於九經之正脈真傳以之家誦重席人操麈尾而食一變至道之效歟嗚呼古不云乎帷囊同毀而猶聞七略之名冢壁皆殘而尚傳九經之義予於此三復而有餘望焉子大夫其勉之哉悉言予所欲聞之言予將親覽焉

又 新舊選抄啓文 臣親試○丙辰

王若曰百草之中利於用而益於人者莫過於南靈之草是草不載於本草不見於爾雅而出於後世為藥籠中不可少之需嘗試論之味輕醍醐香薄蘭芷比之於酒則無管仲失言之累而有先王合歡之趣比之於茶則無王濛強飲之苦而有仙家即愈之效玄山之粱與不周之稻種則嘉矣非此不能導其闗崑崙之蘋與具區之菁羞則珍矣非此不能疏其壅坡詩三彭之惡待以驅除而樞子力猶微焉醫門寒痰之結賴以融化而白梅風斯下焉其為民生之利用尚有匹其德而媲其功

者乎今人之智每狃於黨古僞玉贋鼎託之以商周則未有不襲而寶之獨於是草視之旣早待之甚薄往往有耻不近之者是草是不正之卉乎是非禮之物乎夏后氏之所嘗斥乎鄉黨篇之所不食乎木綿晩出西域而小大咸以庇身西瓜近自回紇而人神共享厥液物苟論利用厚生而已何必曰古今曰華夷云乎哉予自少無他癖惟癖於看書研究耽賾積勞心體數十年卷中之祟遂至於膈常滯而夜或徹及夫臨御以來看書之癖一移之機務機務之間爲祟滋多喫著檳藿計以勅包求

藥百方惟得力於是草火氣攻痰而膈滯自消煙
津潤肺而夜睡得穩沈唫於彌綸之得失則棼錯
之擾清鑑以操要者其力也推敲於丹鉛之甲乙
則鉥劌之煩平衡以秤出者其力也嘗誦范希文
詩論功不愧階前蓂之句曰豈是草之謂耶又誦
杜子美詩茶稱瑞草魁之句曰使子美而見是草
者茶豈容遽稱魁哉況一元之氣漸趨澆漓而榮
衛之精英恒無以勝夫水穀之粗濁也久矣貴賤
強弱風土之一切患痰亦其勢之所必然則流濕
就燥之功捨是草孰先哉夫天地之心至仁萬物

之靈爲人故天地之於人覩利除害如將不及是草之出於是時抑足以見天地之心歟在人君財成輔相之政又豈已於躬先率之推及遠邇於變其俚淺膠固之俗見也爰命載之月令書之醫方嘉與我域中之人共其惠廣其效以少答天地愛人之心而今於子大夫又親策以問之者一則欲使子大夫不囿於俗見也一則顧因子大夫欲聞是草之所自也華人則稱南靈東人則稱南草閩人則稱烟葉又按博物家有稱烟茶者有稱烟草者當以何者爲定名歟其初以其性之能醒酒能

下氣用竹筒火爇吸烟頗收神驗而慮其有毒不敢輕試後有諗其功者多言剋木益土勝痺除濕益人則有之毒實無之駸駸乎盛行於世而至以匹馬易一觔至于今處處栽種人人食效則禁之者何說而其利於用益於人亦可謂過於茶酒歟或有曰本草中色相臭味之與今名不合者類多有之安知是草實在本草而人不曉此說何如或有曰唐宗興慶池南醒醉之草得非此種耶安知中原古有之特不遇多識者此說亦何如子大夫其悉乃所聞旁引而曲證焉予將親覽焉

又 新舊選抄啓 文臣親試

王若曰咨爾子大夫靜聽無譁予聞皇民敦秦民拘山民樸市民玩試問今日士夫之弊習敦與樸尚矣拘與玩近之習之為言鳥數飛也即無論正習弊習均之非天性之自然也然則父兄之使然乎師友之使然乎予一人之使然乎明鏡無見疵之尤建言無顯過之咎請與子大夫極論今日之弊習可乎立朝持身莫過於名檢而強項方頭遜矣無閒郭尖李錐恬不知恥以窺覘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樂於弛置喜其放縱則江左之占便而

雅道乃闕如甘爲足恭全吾軀殼則唐相之怵禍而謹愼反不及詳言正色歸之迂滯鄙俚譏浪許以圓活而以是做官恐在人後以是做科必欲力取羣一世駸駸入於卑淺庸瑣之態色且幾年矣華國責猷莫尚於文學而作成非忽於勤懇徒啓倖門蒐羅非忽於宏博或涉濫竽憑藉地望則枎杜伏獵一無罣礙忌忮臭味則冠冕王珮百計沮抑好惡不厭於人心而勸懲乖栽培不承於天道而鍾毓罕於是乎才盡斗筲風轉澆薄掇拾於舉業之餘者塵羹塗飯也剽竊於俗學之緒者剪綵

刻楮也作家之阡陌茫茫如墜烟義理之門戶窄
窄如隔壁羣一世駸駸入於兎園卤莽之樣子且
幾年矣勵世矯俗莫善於言論而恩牛怨李蔽一
成之見苟容竊位為萬慮之主無所可否謂之守
拙隨人雷同謂之識務衆默而獨言則曰生事衆
是而獨非則曰沒緊凡是者事數典縫紉調劑之
責一任於上而操榮媒利沈酣宴安之樂專享於
己此豈恢恢之量未孚於瞻聆訑訑之色自露於
幾徽而然歟予固反躬騂顔之不暇而尚亦有氣
義感而星斗寒肯綮到而金石裂以危衷血悃為

直言抗論者汙予不至於戚拒忠讜而衮闕看作
忌諱黨伐把做聲勢不愛名節而愛爵祿不慕風
采而慕腊韋羣一世駸駸入於叔季容悅之圈套
且幾年矣維持防閑莫緊於廉恥而名撿不足守
文學不足貴則物欲有誘而無憚浮念隨好而移
心處朝廷而倡披衿紳典藩邑而窶窳生靈智騖
於錐刀之間形役於粉飾之科孰是辟樞窩之人
孰有蹈白刃之操衣縕咬根挪揄以寒乞巧宦善
賈欽豔爲英雄相聚言論竟不離於賕賕之利咳
唾之私而顛倒膠汩曾不識禮義二字羣一世駸

駸入於駔儈騙詐之窠臼且幾年矣嗚呼朝廷者四方之標準也士夫者四民之矜式也上有變色之言則下有角力之鬪上有慢儒之象則下有嘲魯之風上有自專之意則下有不讓之俗上有聚斂之臣則下有竊盜之民居朝廷而為士夫者可不知所愼歟肆台一人夙宵願治之苦心至誠在於物阜而民安燕詒奕葉謨永弼諧思與世祿之遺裔共享萬億年无疆之休而乃其所以奔奏疏附經濟而彌綸之者亦果一一副予所責成者歟否則今日之弊習何至於此夫知如此為病不如

此為藥若不知病之為病方且沾沾自得於癰疽之未及潰蠱毒之不甚熾則醫在所忌而弊終不可救歟予嘗味青城道人之告陸游曰為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無他術謹而已今予之求助於子大夫亦惟曰謹之術也何以則謹名檢不至於太庸瑣謹文學不至於太鹵莽謹言論不至於太容悅謹廉恥不至於太騙詐朝氣士風循循有改弊歸正之效歟漢武之策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嗚呼勉之哉其咸猛省之茂明之靡有姑息靡有所隱予將親覽焉

又 人日製 ○丁巳

王若曰予聞之夫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故善乎觀人之國者必先其野而後其朝肆予膺天之嘏恭逢 慈宫週甲期與八方臣庶共其樂尊年錫類之典無所不用其極而觀於朝政無可紀觀於野俗不維新惟予一人否德不敢比先王觀也每中夜以思忘寢屢興憫近俗之難矯慨初心之多負予之所自期豈欲如斯而止乎式人心安則逸逸則玩玩則縱而浪遂至沉酣豢養於積

累昇平之樂而幼違掌養之正長乏師受之益指拘檢為迂詭視靡誕為活計自少至老若不知天敍天秩之有典有則三杯揖讓固尚矣風流之篤厚亦難乎一變而至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以其廣敬而因本也故虞夏商周之相承富德親爵之有殊而齒則不遺者盖年之為貴次於事親也凡今之人不畏遺年也故其弊也為五品之不遜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故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治可移於官傳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廣敬因本之責子

方反求之不暇而物倈窮則天根露習氣盡而真情見意者時雍日新之機迨其今乎小學一書卽學校始敎之次第節目也以予寡昧尚賴　先大王導迪之恩記在童習之年粗收日講之力世之子弟雖不及遍通六經或庶幾勉勉持循於做人樣子而邇來學日益渝敎日益弛此書隨而束閣予爲是瞿㦯命內閣之臣就訓義而攷訂之且三綱二倫行實等篇爲輔治勵世之具與小學書不可偏廢釐爲一編命之曰五倫行實予又思之一日禮行風動四方惟鄉飮酒近之是禮也休老而

勞農導歡而序齒明貴賤而辨隆卑正身安國之要率是以興也粤我　世宗盛際創行養老宴三綱行實之頒下亦在其時民到于今舉切親賢樂利之思而不能諼予小子其敢不修述焉然鄉約之於化民成俗亦易為力朱夫子蓋嘗月朝讀約三代之制如復可見予故曰因今之民變古之俗被之以仁義示之以本實鄉約之效不差於鄉飲酒此規亦不可不講而明之機務之暇彙成鄉飲儀式鄉約條例欲其委曲周摯文質俱備偕我同胞之民油然起感肅然知序苟使是舉不歸於徒

法徒言則何頑之敢梗何愚之不明乎咨爾有衆
毋侮古訓毋逅予言俛焉孳孳惟玆飲玆約是講
是遵其君子若生三古而秉周禮其小人若捧乘
矢而游矍圃一切知菽粟可去而親親長長之不
可斯須去以為人乎何暇他求即此而民志壹世
教靖予與爾有衆共享无疆之祚以對越天地之
耿光以丕承 祖宗之謨烈尚克時忱其永有賴
觀乎朝野彬彬攸觀則受豐福而享勳力其在斯
乎其在斯乎故曰老老而民興孝又曰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值三元之嘉會祝萬壽於 慈宮仰瞻

詔頒喜騰雖老推而廣之休寧羣老羣老之休且寧顧不係於豐年之多黍多稌乎故勞農為休老之本四日得辛則熟十日得辛則稔熟既驗於昨歲稔可占於今年天以錫我康功我亦勤茲田功徯志之應庶可質諸歲歲年年如昨如今以至萬斯年無斁農夫之慶人子之慶也人子之慶朝廷之慶也右休老勞農綸音兼以小學五倫行實鄉飲儀式鄉約條例等書頒印宣諭也休老而能使老者安之勞農而能使農不奪時小學之教所以行五倫之常所以明鄉飲鄉約之所以食其效而

踐其訓欲聞於子諸生之敷納嘉猷爾等須悉陳之予將親覽焉

又 北關功令生試取

王若曰北方爲物之始而書之數所由起也於卦爲坤於行爲水於次爲玄枵於星爲箕尾其十形之便五土之宜戒紀之從某至某山川之鎭我界我可槩論之耶寒門塞澤既在九州之外則引古證今尙能歷指而積氷委羽同列八紘之中則循名摭實猶足跟尋歟玄岳在北謂之福地我國諸山豈其支榦窮髮之北云有天池瀚瀚別稱或是

此名歟長白立巖受脈於何嶽而一山之毓靈至此鴨緑混同分派於何源而兩界之流慶不窮歟伊板豆乙後改何名火串蒙羅今作何城歟朔方濱州之分合無常九大三重之設施有倫竝可歷擧其實歟胡元哈蘭之府儘據形勝女真雙介之巖誠合異觀而黃草老石新羅之盛蹟可按白雲荒城句驪之往事尚傳萬仞鐵關可比百二之重險半璧仙島堪詫三神之靈境歟雲田故社緑莎平衍而花毬之遺澤依然黑石舊邸佳氣欝葱而日表之寶幀永垂民到于今於戯不忘之思必有

倍於他邦而赤島陶穴之居何以歸之如市幹東
洗梡之嫗無乃天誘其衷歟王樂名峙同沛宮大
風之歌萬歲稱橋符原廟甘露之感果可以詳言
歟問其山則李盛地氣肇開謂其臺曰靈公民情
可見邑名三水之指嶺指江兩說孰是城號童巾
之屬人屬形何義為正歟先春有拓地之碑經略
者何人訓戎有障塞之堞彌綸者為誰歟真珠池
風流山神異之傳說果信豆滿江烏曷巖荒服之
方言可譯歟德灘魚鹽之利商不屈業福州金銀
之礦地不愛寶歟夫我朝之有北關猶周家之自

漆沮也堪輿之氣蜿蜒磅礴稠岡疊嶂蛟龍走而鸑鳳峙者不知爲幾百里以其肇跡則千一之聖作也以其卜世則萬億之太平也鞠夢於土窟而釋王之異兆是占射龍於赤池而神物之效靈如期以至西滸走馬之烈枌榆塵埃之蹟長流輿誦悠久不沬則於休盛哉河漢標奇二五儲精風氣密形勢全而憲度之鴻朗本於此聲文之布濩根於此深仁厚澤之浹洽疆域權輿於此和氣薰風之洋溢寓縣造端於此凡今之驅民仁壽躋俗醇醲百年禮樂爲海內所欽豔者何莫非北關之

自出玆肆予遠馮積德之休近叶無疆之祚必欲使豐沛一鄉得辛雄六愛之術而無奈受芻牧之任者多未副渠職責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黑貂白金每招掊克之謗四牡三椏率是窶麻之物海錯則輦輸織路布縷則交征無藝近南諸邑之昔繁華而今凋弊即勿論彼不毛之地鮮食之民亦且無業可資十室九空則沿江之固圉關阨之控險無一不不如古并可想已夫以　列聖朝撫摩軫恤之德意特出於諸道而陵夷在今吏不畏法春雉莫馴秋蝗恣行予不能痛心察眉以蘇一

方之赤子蠲除賑貸特姑息之惠耳苟求長遠之圖遂爾生而樂爾土則其條有六貨惡其棄於地而不使其充於官也才惡其眩於實而不使其遺於野也風俗何以敦之使民知有敎而不近於獸也法禁何以嚴之使民知有防而不罹于咎也容斂苛政之因循者何事最鉅須亟刮去之也軍賦兵技之踈虞者何邑最甚須亟通變之也此六者固其大略而亦急先務子諸生皆生長此地鍊達風土必能體予虛襟示予周行借問管子輕重之權孰要于治晁生人情之說孰叶于時元凱之考

課其公曷則叔子之張皇其武曷追歟其悉乃所存極意敷納予將親覽而財擇焉

又 湖南御定大學類義朱子書節約校正儒生試取○戊午

王若曰湖南一路即我朝興王之地也建宅肇慶有部之家室也巖底虎祥平林之鳥翼也嘉樹基盛迹西岐之柞棫也子弟備宿衛譽髦之有造也昭茲來許於萬斯年朝家之視之維豐之垣也邦人之處之凡周之士也顧予承丕丕基縱不能于前寧人圖功咨爾湖南諸生其肯不率乃攸行書曰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有辭永世蓋言

其上下交須有德有言子孫繩繩克享天祿也雖諸生懷忠貢誠以迪我治法征謨四門不闢矣九重且邃矣誰能導之前而使之言哉肆予慨念于玆倣漢廷之發策依宋殿之給札爰命長吏造爾廊廡寬爾程限思欲聞汝昌言咨爾子諸生明聽予言其毋曰草萊之蹤逖惟遠猶是告跡如備乎夙夜之列身如侍乎軒墀之綴無却顧無囁嚅天命人心蘄向眷顧之際王政時務得失利害之分竭言而無諱用補予聽聽言而不用固予之過謂其不見用而不言非諸生之責歟近世受弊之端

不可以更僕數也溯其本則蔽一言曰含黙耳故囊括无咎金緘有戒如水益下無遠不漬在朝而讜論息在野而嘉言伏每中夜興歎明發者屢荏苒轉眄伊今二紀餘矣子諸生亦惡能會予心而諒予苦也湖之南被山帶海五十有三州形勝冠於一國財賦甲於諸路儘是江海之總轄舟車之都會也連闠帶闤人烟彌望疇平原沃民業自足墾田之以結計者三十萬有餘倉廩之以包計者百有八十三萬零重以稻魚布縷之利筠簵橘柚之產世推上腴人歸樂土鄉無不旌之里里無不

臧之俗雖地不加闢民不加聚儼然為海東之名藩而吏無善治治失良法或一事也而昔利而今弊者有之一制也而前便而後否者有之咨爾子諸生予所欲問於爾等者其目有七一曰結役也二曰糶糴也三曰均稅也四曰漕轉也五曰軍政也六曰關防也七曰法令也凡此七者無一不本於萬化之原而朝廷正而後四方正近者悅而後遠者懷予將反省之不暇然帝王之學異於匹庶不可以澄治之未至暫忽於懷保之丕策子諸生豈忍遐予而效尤於今之人也若其山川謠俗州

郡沿革有不足以備例而顧問也結役則一結準三十八畝一畝準十有四負量準周尺尺準把束即經國之令典而一字標為五結火田竝置六等量準甲戌之尺案付庚子之量者果無混淆之歎歟沿郡創行大同法每結收米十三斗一斗初減羣黎咸頌而山郡則或行或輟朝令雖或屢改若錢若綿民願無不曲從秋納之合為春收疲殘紓眉隱餘之并屬元帳姦猾斂手但於作夫之際豐殘不均出秩之後濫約惟意以至宮結之偏重火結之太峻結錢之昔無近有結斂之年增歲加吏

校則以復買結豪富則養戶防結作結之異規而
下戶偏徵收結之無節而官胥日橫民之厲矣無
以聊生將何術而振刷之糶糴則利國者病國養
人者害人沿郡京坻無脛而歸巖邑之積往歲糠
粃不眷而責今年之粲徵族有禁而不惟族也至
及其隣抑配為罪而不惟配也或行其歛一有耗
穀之散賣而憑公料販者出一有賑政之經紀而
挾私反弄者多甚至立本之租營邑不知停退之
穀虛實相蒙民役邑用之先犯倉簿而倍徵於秋
後漕米結錢之假托市直而虛留於冬間穀名換

而衙門互錄則吏奸得以潛售庫欠縱而閭里被剝則民勢日就難支船米則分留不明城餉則運置無常羅里鋪之頻移銷刻太煩濟民倉之旋廢得失何居營穀繁而三司之穀漸少則盡分之弊痼矣官需蓄而還米之需漸廣則幻捧之害切矣將何策而損益之均稅則凡厥稅額并屬均廳蓋為杜私門抑海征也令下之初浦民鼓舞不出十年稅日益縮民日益瘁設箭最說七山立船輒數蝟島而此已十減五六他又何論營閫之貿用難保守法比搃之美意莫副名實量船之規多準七

把以上本道之法乃以六把為準則船制之長短自如把數之盈縮隨時場基之不免拋棄而尚載録案網稅之未嘗折補而多歸尾閭非但海夫受弊亦致陸民稱苦市少魚腥則曰均稅之故井踈鹽烟則曰均稅之致以至物價刁騰民產艱乏莫不歸咎於均稅將何法而蘇捄之漕轉則制置既久遵守勿失得成之設初在於咸悅旋歸於沃溝則聖堂之自龍安浦口為咸悅漕稅之所者創於何時取耗之式不見於大典始見於續典則權近之記湖南漕轉有斗耗量減之語者昉於何書礪

山之羅巖倉所運者何穀羅州之榮山倉所幷者
何處而古有其制今無可攷歟險洋而立標輕船
而指路都會有逢點之式沿海設護送之所規橅
可謂詳矣臭載不勝紛然諸倉漕船昔則為一百
有五十今不過三分而居一經用有所軫惜而然
歟收租不及古昔而然歟舵工之納賄圖充船貰
之比昔多蹊駕糧之預為和賣斗剩之潜自除出
殆難一二計而至若右沿諸邑之賃船載運也斛
縮頻增故敗相續名色不一其端誅求有百其竇
將何法而釐正之軍政則惟我　先大王減疋之

至恩大德浹于民心於戲不忘而刊冊之外官保滋多避趨之際良丁漸縮黃白之皆簽而富或許免逃老之仍置而里每替納水陸之伍多闕石壕之唱公肆如收布之軍則不計綿農之豐歉空費官定之價本收米之軍則才得一番充額便納一包長腰較諸臧匹之前反有加徵之歎緇徒日少則謂以役歇而還俗寺奴日耗則謂以含苦而投良長吏曰然刺史曰然及夫編闕輒改其說曰邑口為幾邑軍為幾口與軍相懸將指木乎抑指石乎不思矛盾如印一板將何計而矯革之關防則

清海張保皐之所設也帶方劉仁軌之所經理
也統營不置於清海楊元一敗於帶方何歟光陽
縣爲河東之次果得覘地之法来禮鎭陞節度之
營亦合設險之義歟潭陽之當處金城山長城之
當處笠巖山昔有建言之人而尙無通變之擧何
歟兩道之三湖分疆果是名勝海路之千里聯島
亦皆要衝而碧骨金馬之稱赤裳蛟龍之號或有
盱衡之可及歟八良峙築城之論耕織各異左右
閫移艙之議枘鑿難合將何見而折衷之法令則
封山孰非緊重而陸焉而有邊山海焉而有莞島

為一道之最而取次童濯稅卜孰不應納而春焉
而鋤農之挾起秋焉而塍陌之隙耕無一或漏於
姦吏之槖而良田沃土反多見漏庖禁雖嚴村罕
蒭栗之養扇制雖改野稀楮竹之產乘轎小事也
弊歸邑屬濫率故犯也害及村民罷內司之推刷
革宮房之導掌竝付之營邑則官府袖手吏鄉朶
頤其為瘼甚於前日斛有大小而出入各異尺有
長短而公私亦殊欽恤典則之雖須而笞箠違式
當賑勸分之雖戒而餅餌告罄畢竟民不得奠居
而流離瑣尾者無以彈記將何施而董成之肆予

否德受 祖宗艱大之投欲以寬大仁厚之治躋斯民於太和元氣之中而菽粟同水火之饒工賈富猗頓之旅歲告豐瑞家騰歡聲即予夙宵至願也是以階前八延念念元元一雨愆期食為之減匙一穀失稔寢為之繞榻於是乎有蠲除之科焉有賙恤之政焉為之擇監司守令而恒俾撫摩為之遣繡衣直指而時加廉察儻庶乎其斂五福之慶以大賚齊民享萬年之祿以永綏方夏奈之何治不徯志事與心違實惠未究末俗滋僞方岳予所委畀也而難盡旬宣之責守宰予所分憂也而

未聞循良之治非曰人人之豢酣聲利馳逐貨色而纏繞者謬俗熟習者聞見國耳公耳者果能有幾人乎萬有一家與府爭賄金與粟爭貴禾苗未立睥睨已多機杼方憂徵索遝至良疇無側趾之耦比屋有露骭之歎則三古已矣漢唐之小康亦難為民父毋其將立視其顚連而不之恤乎抑予聞之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故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毋事各有要切處其所謂大根本者即人主之一心而根本既立要切可見從古事端之起不由於四方而

由於朝廷如人而傷氣則寒暑易侵木而傷心則風雨易搖此予所以反省惕然丕擬洗一代之瞻聆動四方之跛躃先從遠人而搜之剔之徠我朝端協贇新化者也結役可使平也莫要於改量而邑邑皆得循良而後可議也糶糴可使祛也莫便於常平而年年保無停輟而後可論也均稅無充代之資則不可以罷也漕轉非總督之設則不可以行也軍營之不革而收米收布之額何以汰之戎務之漸弛而若閫若鎮之弊何以洗之若法令之修明特一號令間事而因循易更張難終無可

以物與无妄之道矣咨爾子諸生湖南之為人才冀北自古有稱名賢輩出文獻代傳豐功偉伐銘昭於金石風流儒雅衣被於後學則擩染有自觀法有所経経緯史耆事數典而揚眉抵掌思欲一有吐露者夫豈無人哉況子諸生業專詩書名登剡牘裒然處待訪之列耳目所覩聞之舊弊新濵有不問問之不於子諸生而惡乎問其體予虛襟副予求助詳得失之源稽富庶之方取諸腹笥傾倒無底千里如面談一言而心契深有望於子諸生而康而色予當樂聞而翕受之

又 抄啓文臣親試○庚申

王若曰有科則有講舊矣我國家金科玉條必先數經國大典而所謂照訖講即大典之錄名講古制也一經講小學講即大典之覆試講遺意也一經小學暫設而旋罷照訖則至今行之此皆 祖宗成憲而非後世之所創行近日有司之建請廟議之詢同亦不過申明大典而已然予於此鄭重難慎姑未取決於一言者有説焉法之始夫孰不同聲稱便而曾未數年膠柱調絃之誚刻舟求劒之責又雜然而起者豈直人心之不能持久哉抑

其中容有未便者存爾故予於大學最好慮字工夫即勿論大政小事常以屢省而熟計舍己而從衆爲一副當規模令此科講之當設與不當設誠難乎硬定而有司之論欲先試可於到記節製的見其可行無弊然後以次引伸於大小科場則何其言之苟也法忌偏用政貴四達不設則已旣云設矣規規如兵家之摩壘仙術之少嘗此豈設法之義哉毋寧以大科之一經小科之小學盡復年前已行之宏綱細目猶爲有所依據以此較彼得失何居先講後製先製後講從前聚訟紛紜所謂

先講者蓋倣唐朝帖通而後日問之問通而後試
賦策之制而春秋到記四節試製六次間朔之講
通計歷試之日歲可費數旬以予之勉焉民國雖
昧朝丕顯日昃不遑尚懼其機務之或滯每歲數
旬之暇顧何以討得乎所謂先製者蓋倣宋朝登
制科者誦七書之例而此為一時權宜非常制也
嘉乃一介之遍誦七書特試以聳觀瞻可也聰明
有限心口異官旣以製述而嵬選矣古之文人秀
士如禰衡之一見輒誦常敬之七過成熟又可責
備於人人而買櫝而還珠玩物而喪志能不見嗤

於程氏之門墻乎且記性長短亦隨其年齒而遞減焉藉令才優於著作而耄及於耳目者坐此一著仍不復應舉其為遺珠之歎尤如何哉夫設科取人本以顓俊而古所云明経也進士也未必皆経世濟時之才則均之為假之鳴耳焚香以取之瞋目以待之未知唐宋之所軒輊何故至此而儒風漸降物情冀倖三家之村七里之灘一得槐黃之報舉忘冬烘之恥雖鄒魯舊鄉讀書之聲槩乎其寂如則廷論之長慮却顧或望其小變小益者儘出於不得已然下吁上咈無實事以繼之四方

有識之士得不慨於朝廷之舉措而大小科制畢竟止於因循牽架已乎子大夫新登妙選裒然在待訪之列場房經歷知應審熟何以則上遵舊章下便今俗不憚於難行而為經遠之圖不憂於久弊而適時措之宜使講製兼工譽髦蔚興而追踵薪槱之化拭觀作成之效歟其毋太濶毋近冗毋滯成見毋拘程式建言條策備予親覧焉

列聖御製卷之七十五

製御聖刊
十九